

彼南方水田霑渥亦非盡委諸流泉其緣山導引伐石堰防艱苦備嘗矣是以歲雖甚旱猶堪有獲查乾隆二年七月奉

上諭自古致治以養民為本必使水旱無虞方能蓋藏充裕是以川澤陂塘溝渠隄岸凡有關於民事必籌畫於平時但化導自在有司而督率則由大吏近日惟甘肅巡撫德沛到任後即以興水利裕倉儲為請署西安巡撫崔紀亦有勸民鑿井灌田之奏尚能留心民食知本計之所當先各該督撫有司務體朕心一切水旱事宜

悉心講究妥協辦理欽此欽遵在案是溝渠隄岸先事興修久奉

恩旨乃直隸各該地方官未見修防排通加意濬治以正水路夫不加之意而田饒波澤之潤民有終歲之儲猶可也不加之意而俟時雨之霑濡以長我禾黍翹企官倉之廩粟以為無憂歲飢不可也周禮治地之法其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于洫與澮與川無論鄉遂都鄙高原平隰凡屬有田之處悉為溝洫之區

今

京師護城河渠暨

圓明園河流淤淺處所現在一律挑挖以宣水土之氣
既已畚鍤且興溝涂錯互由是以推所在被旱之地
踵而行之非有難也

京府大都萬方軌則乃水源湮塞坐令歲歲憂旱而頻
賑屢蠲時勞

聖慮應請

勅下直督於禾稼登場後遴選精明強幹之員會同被旱
各州縣按地勢高下察水源近遠其有故陂築遺跡

可尋而特淤塞者則復治之或接近水次則開渠以
引之故有各以力自治者有合衆力修治者大要總
令業戶出食佃夫出力內有工程重大非民力所能
辦查旱災之後將來有應行賑恤之處則以工代賑
俾窮民得所藉以自食於官古稱大役任衆者是也
夫以民之力還治其民之事其勢本易行而先治水
泉之近且易者速及水泉之迂且遠者則其道要而
不煩再直屬遇大雨時行近河村莊率多淹浸即官
道大路水常三四尺不等車馬難行至低窪積水處

經年未涸未由種植若設法開挖溝渠則宣洩有路
且可蓄水以備他時之用其為利不既多乎臣愚昧
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陳安集回民墾種章程

乾隆二十五年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奏請派撥墾種以濟臺糧招集散亡以收地利事
竊查南路一帶現在各處俱有

欽差大臣分駐辦事安設臺站馳遞奏匣臣沿路留心察
看見闢展以西各臺近北山有路可通者於原設兵
丁外又有護臺回民三十人其臺兵口糧係在就近
所屬各城自行支領相距或一二站以至六七站不
一較從前在闢展等處遠行運送固屬便易但各處

臺兵因缺馱運牲畜步行背負殊覺艱難查自哈拉抄拉以西各臺近水可懇墾地畝尚少亦間有溝渠堵堡而臺宇撤者原係回民在彼住居墾種綠準噶爾賊衆殺掠於前逆酋小和卓木搶劫於後以致空虛今妖氛掃蕩如庫車沙雅爾賽里木拜阿克蘇等處回民業已均平宜賦而自哈拉沙拉以至庫車中間庫爾勒等四處復有新遷多藍回衆臣愚以為各處臺兵口糧除回民未及收割以前仍照舊赴各城支領外今歲收成以後即應飭知各該伯克等核明

各臺官兵數目於應支糧內就近支給所支糧石即於應支總數內扣除似覺更易至附近各臺暨臨近各臺暨臨近大路地畝飭知該伯克等詢問回民有願墾藝者令搬移前往及時開墾臺有居民則望衡對宇聲勢聯絡無需派撥護臺之人地皆樹藝則收成播穫頌支愈便無俟更需膏給之煩且臣查南路臺站馬匹每歲屢經更換輒致疲羸現有不堪施用者蓋綠南路非產草之區日嗽蘆葦鮮不疲斃倘附近田疇則穀稈豆稻悉資糧食大麥粟穀咸可飽騰

是以馬匹亦有裨益又逆首作逆以來回民部落流
移遷徙臣見各處空堡頗有列樹成林垣墻周峙而
廬舍傾頽墳墓壞裂往往數百里內絕無人烟近山
之處虎狼之跡交錯臣現移咨各處辦事大臣如有
逃避逆首遷移他處及被其殺戮無人承業者田畝
園林悉數查明論諭各該伯克頭目曉示回民以我
皇上愛民如子內外一視且

天朝法紀甚嚴凡臨大路臺站爾田爾宅可以常保厥居
無有擾累者俱令照舊耕種住居庶於臺站有濟而

回回民亦漸臻康樂矣

少約計可墾之田地不下數千頃土力甚厚以之種
麥則犂一過即有可收以之種稻不過二三年即成
水田臣諮詢本地紳民僉云地廣人少無力耕墾至
於淮徐兩屬除低窪之地已蒙

聖恩豁免糧賦留為蓄水之區此外皆係可耕之地乾隆
二十四年已蒙

聖恩借給牛種銀二十餘萬兩年來荒地多已墾復所借
牛種亦已歸還歲收屢稔臣往來巡歷安東邳宿等
處可既墾未墾之地尚多今春

聖駕南巡屢念邳宿一帶地方水患已深尚少起色

訓諭臣等悉心經理臣思淮徐海地方地廣人稀農力不
勤現在已墾之地率皆耕耨不深糞力全無是非廣
種薄收未足盡其地利而蘇松常太各府州農民最
勤又苦人多地窄無田可耕若招徠無地窮民給以
牛種廬舍撥地開墾先就海州開墾次及淮徐以漸
推廣可使地無遺利民有恒業惟牛種等費必須仰
給於官若動支公帑不無借給扣還之煩仰請

聖恩將現開豫工事例內捐納貢監職銜等款移於淮北

墾田許官生捐資認墾議叙墾熟之後按畝輸租積存備貯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謹將招墾事陳列於後

一墾田先海安而次及邳宿先委道府大員督同地方官并帶佐雜各員逐一勘丈分別官荒民業或開水或為麥地畫清界址註明區段頃畝編號造冊印存案將來認墾領耕以此為據墾成之後造冊報部即為官產底冊存之該縣即為魚鱗號冊

一招佃墾田每墾一項所需牛種籽種及修補溝洫計需費一百二十兩水田需費倍之成熟之後每畝麥田納麥租二斗水田納穀四斗官給印照永遠存佃為業

一本省外省官生開墾成麥田一項准作銀一百二十兩水田尚須開溝築圩等費非一年所能成熟墾成一項准作銀二百四十兩均於成熟收租之後方給執照達部照豫工事例議叙除即選即用及道府正任各項不准外凡捐貢監生及同知通判以下佐雜空銜許其指捐議叙如官生不能自為招墾者許其

納銀司庫藩司即給定收咨部議叙其銀轉發招墾
另請題銷

一本地有荒地最多之戶自己招佃開墾成熟之後一
體輸租議叙仍聽永遠耕種輸納官租

一淮徐地方賦額本輕田價甚賤凡有荒地而無力招
墾者聽官生認墾俟至成熟之後一體輸納官租將
額賦豁除仍給地價作為官田每畝上等五錢次等
三錢如原係官荒田地冒免額糧冒領地價查出治
罪

一墾荒佃戶除本地窮民外將蘇松常太等處力農之
民無田可耕者地方官查明取結申送與本地佃民
分派耕墾每戶給地五十畝牛一具籽種五石草房
三間不許貪多廣種仍前草率惰悞以上謹擬各條
乃臣所熟籌而未辦者如蒙

聖恩准行其需員經理分管督墾一切未盡事宜統聽督
撫諸臣詳議請

旨遵行總期多墾一畝荒土即增一畝生計淮海地方自
有起色蘇松無業之民得有恒產我

聖主歷來不惜帑金廣開水利之
殊恩至此亦愈收實效而覩全功矣

請開各省溝洫 乾隆二十七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 臣湯世昌謹

奏為請開溝洫之利以俾民田以衛行旅仰祈

睿鑒事竊照今歲近京處雨水過多山水長發地土濕透
不能消涸低田不免淹損行路阻於泥濘頗為農桑
之病夫江浙之田所收多而賦財富以水利修而農
力勤也西北則不然並無溝洫全仗天時犁種以後
彌望不見一人不惟糧數甚輕兼且時煩賑濟然欲
仿古治地勢既不能惟於大道兩旁開溝深廣旱澇

藉以蓄洩商旅便於馳驅且大道可行亦不致故犯
田間踐踏禾稼是亦水利之一端刻不可廢者也謹
按修理隄防本垂

功令直省開載查辦而督率無人未免有名無寔地方
官皆以案牘無暇工費無出為辭夫郡縣佐貳多水
利列銜又本省效用人員可供驅策伏祈

皇上勅諭各督撫嚴飭所屬務於秋成之後遴委勤慎佐
襍以及分發各員督率該地農民照河工民埝民修
之例酌令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糊口於大道經

行之所濶則兩旁開溝狹則止開一道因其地勢層
層疏濬如有橋道積窪量加深廣以為瀦水之地即
以挖起之土培平大道阮窪旁起坡岸如有餘力再
將境內小河溪澗必由之徑決淤宣洩預備橋船乘
此農隙之時工程數月可竣然後飭令道府輕騎減
從據報勘實如所過道路間有不修及修不如法即
傳諭地保速集民夫立時改築如一處溝渠狹阻即
責令該管近地業戶即時疏濬而所委工員寔心與
否一望可知優則議叙劣則議懲全仗大員秉公則

下僚自然踴躍夫閭閻自為身家即使各出財力亦合乎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之義行之有效即村庄徑路亦可仿行如果實力辦理永遠增修雖未能盡除水患然溝中行得一分即地上減去一分而傍路之地阡陌綿長水有歸宿田不憂其湮沒行旅不病於徒涉於民生不無小補也

議開蠶絲出洋之禁

乾隆二十九年

閩浙總督臣楊廷璋福建巡撫臣定長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二十九年欽奉

上諭臣等跪誦之下仰見

聖主遠鑒如神為閩閩等畫生計至周且備伏查絲勛一項數年以來價值原極昂貴乾隆二十四年仰蒙

聖主俯准臺臣李兆鵬等條奏將絲勛嚴禁出洋并准部議將綢緞絹一律嚴禁節年實力遵行在案原使留

有餘於內地俾物多價平於民生日用有裨臣等於
奉文飭禁後竊意從此絲價自必日減乃自二十四
年禁止出洋以來迄今五載不特絲價依然昂貴未
見平減且偶值蠶事收成稍薄價值較前更昂推原
其故總由

國家承平日久百數十年生齒日煩民間需用日多物
價有不得不長之勢誠如

聖諭生齒衍繁取多用宏蓋物情自然之勢也查向來販
洋絲勛均不過土絲及粗糙之絲祇堪供織土紬而

不足供紗緞綾羅之用祇應粗絲價昂而細絲價減
今無論粗細絲勛一律昂貴其非闕販洋已可概見
且不特此也即以產地而論浙省之杭嘉湖及紹屬
之諸暨產絲最盛每屆新絲出後江浙粵閩販絲客
民挈本而來者甚多所產粗絲頃刻得價售賣農民
轉覺生計裕如今奉禁之後絲價未見其平而粗絲
消售轉滯於農民及反有轉售不速之苦再查外番
船隻載貨挾貨遠赴內地原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而各番首重者絲勛今因禁止販洋近來粵閩貿易

番船甚覺減少即內地販洋商船亦多有停駕不開者在外番因不能置買絲勛運來之貨日少而內地所需洋貨價值亦甚見增昂是中外均無裨益臣等悉心體察竊謂絲價之低昂總視乎蠶事之豐番蠶收稔則絲價自平蠶收歉則絲價自貴固有自然之勢今蒙

聖主燭照民隱

勅下臣等悉心體察應否即行開禁臣等伏思禁洋而絲價過減有益於民自宜永行禁令止今奉行已五年

之久絲價迄未平減徒使外番以織絨不供紛紛瀆請而民間又乏銀貨流通之益實屬兩無所便伏請聖訓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為通商便民大哉

天言誠中外一體之遠模也應請

特頒諭旨將販洋絲勛照舊弛禁但開禁之後若不定以限制竊恐商民惟利是圖知外番缺絲已久一經弛禁必紛紛不惜重價買運新絲赴洋內地不免有絲少價翔之患似非稱物平施之道伏查乾隆二十八年琉球國請

聖主格外施恩准其歲買土絲五千觔二蠶湖絲三千觔
係出自

特恩且係一國一歲所買之數今絲禁一開商販船隻多
寡難屬難定每船各有配買絲觔一至外番積少成
多即足供其織絨等愚昧之見應請定以海洋內
外商船每船止許配搭土絲一千觔二蠶粗絲一千
觔此外不許多帶並不許兼帶細絲影射蔽混俟三
年之後內地不致絲少價昂再請酌增觔數至絲觔
既蒙

恩准其帶往則外番俱可自供織絨其內地已織之綢緞
紗羅絲棉等項應請仍照舊例禁止出洋留為內地
之用以免價值騰貴之虞其稽查之法應責成各海
口關及沿海各汛口文武員弁逐層查驗先令海關
驗明絲觔粗細觔兩如無影射多帶情弊收稅後即
予印照註明絲觔數目再令出口之處及沿途各海
汛文武官弁會同查驗貨照相符方准開行設有奸
商於額定觔數之外多帶及將細絲混作粗絲並夾
帶綢緞紗綾絲棉等項者不拘何處查出即照原例

按多帶勛數分別充軍徒杖治罪汎口文武官弁如
不實力稽查致有影射侵漁之弊即分別失察故縱
嚴揭叅懲如此弛禁之中定節制之限或亦因時調
劑之一法也緣奉

諭旨飭議謹就 臣等管見所及恭摺議

奏

議請滇省開墾章程

乾隆三十一年

大學士管雲貴總督 臣楊應琚跪

奏為密奏請廣為開墾以裕生米之源事竊照滇省山
多田少產米有限且在在皆山不通舟楫並無外來
之糧可以接濟遇有缺乏即致辦理周章惟有開未
盡之地利庶可補民食之不敷查滇省水田旱田大
率開墾無餘而山麓河濱曠土尚有第勸墾雖有成
規邊民獨多畏阻查滇省前於乾隆七年內

題准兵部議覆凡山頭地角坡側旱壩可以墾種在三

畝以上者照旱田十年起科之例以下則陞科若係
砂石礮确不成片段更易無定或難成片段不能引
水灌溉者永免陞科至水濱河尾人力可以挑培成
田稍成片段在二畝以上者照水田六年起科之例
以下則陞科如不成片段零星地土不能定其有收
者亦准其永免陞科等因在當年定議原屬從寬惟
是山頭地角坡側早壩究非平原沃壤可比水濱河
尾挑挖成田亦必多費工本其中之成片段不成片
段應陞科崇應陞科雖有一定章程仍須在人區別此等零星

地畝遇報墾時地方官因有時分別陞免之例必須
嚴查或吏胥從中需索不免滋累且有司之能勤民
事者親行踏勘細為分別則陞科與不應陞科尚得
公平倘寄耳目於鄉保或即親勘剖斷未能允當則
民夷報墾報陞既多周折迨墾後恐難保有收倘無
收又恐難以告免農民未受墾荒之益先貽賠賦之
虞此所以畏縮不前報墾者寥寥無幾臣伏思
皇上念切民依凡有惠濟蒼生之事雖費百萬帑金尚所
不惜今萬里邊氓時在

聖心軫念之中此些微山麓水涯地土科糧納賦本屬無
幾可否仰邀

聖恩特降諭旨將滇省水田旱田仍照舊例陞科外其山
頭地角坡側早壩水濱河尾零星地土聽民開墾不
必從中區別概免陞科伊等無所畏難自必踴躍事
竭力開墾查乾隆二年四月內奉

上諭雲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號雷鳴民無積蓄一遇
荒歉米價騰貴凡係水利有關民食皆當及時興修不
時疏濬總期有備無患須要因地制宜事可謀成斷不

應惜費欽此欽遵在案現今凡舊有水利處所地方官
非不按時興修其餘有可以開築渠壩引灌田畝之
處農民每因無力開修因循未辦如欲請項辦理必
須專摺

奏請地方官因事屬零星動關入

告未免慎重遲回小民亦因此畏難不敢具呈是以興修
水利之處甚少應請嗣後凡有可以開築河渠開壩
灌溉農田者如民力不繼聽其具呈地方官親勘明
確詳請借項興修統於年底造冊彙

題定限三年還項至農民內有閒曠之田苦於無力開墾者並造冊彙

題俟開墾成田之後亦分作三年還項如此則民有鼓舞之心野無閒曠之土且水利日興後可化瘠為腴生者既衆而民食可足矣臣為邊省產糧不多急宜盡地利以裕民食起見謹恭摺具

奏伏祈

聖明鑒奪施行

條陳捕蝗事宜

乾隆三十五年

副都御史 臣竇光鼐謹

奏為據實陳議仰祈

睿鑒事 臣伏查乾隆二十五年前督臣方觀承有見於通州等處捕蝗之失飭司道議設護田夫欲使官民兩便旗民一體意誠善也而其立法有斷不可行者有可行而未能行者 臣謹條析陳之其議曰三家出夫一名十名設一夫頭百夫立一牌頭每年二月為始七月底止令各村按日輪流巡查 臣謹按冊計之大

興宛平二縣共應出夫七千五百六百名此數千人者果能盡力巡查且歷半年之久勢將荒廢本業不知衣食於何取給今各州縣捕蝗約用人夫二三千不等少者五六日多者十餘日酌給錢米民人猶以為艱苦若每縣之中令數千人枵腹原野積以半歲臣知其必不能矣且田各有主耕作之餘查察自便舍種植之戶而責之他人勞且無益若海濱河淀濶遠之區而與尋常村莊類設又怨推諉悞事此其不可一也又其議曰護田夫免其門差牌頭並免大差

臣切考之旗莊本無地方雜差可免民人又不能盡免冊造護田此夫也輪派雜差亦此夫也免差既屬空言巡查寧有實力而簿書查造胥吏或因緣為利此其不可二也且其議三家出夫一名計百戶之村出夫三十名五十戶之村止出夫十餘名以之巡查則病其多以之撲捕又病其少若撥一千名必合數十村遠者不能即至而本村近處反有餘人例派不及臣每遇飛蝗停落日擊心怵諭令就近加撥夫始漸集若依三家為例則可捕之時人夫無幾比數十

里裹糧而至而蝗之遠颺已過半矣此其不可三也
且其議曰民勞病遠撥也又曰官費慮貴催也其名
曰護田欲不傷田禾也今依其例出夫則近村之夫
只有此數近者不足用必濟之以遠而民之勞如故
遠者不及待必出於貴催而官之費依然且遠來當
差人常不肯盡力而為遠地代捕又不甚惜田禾極
力飭禁時猶不免是以旗民均以為病不愿捕蝗此
其不可四也至其議曰旗民一體設立護田夫查則
輪查撥則均撥誠有合同井守望之義矣但其法既

不可行而所謂護田夫者空名而已平日既不能輪
查臨時又安能均撥且司道原議曰旗人不統於地
方官怨呼應不靈奏明通行庶知凜遵是旗莊之難
齊前司道早議及之矣而前督臣未經具奏者不能
自信故也姑允衆請嘗試之云耳既而知其果不可
行而猶以其名而存之者以護田之說臨時便於派
撥也顧飛蝗停落之時愚民無識率以喊逐為易撲
捕為難亦不獨旗佃為然而民人可以法繩旗佃難
亦不獨於強使况旗莊主人未嘗與知其議既無由

申明約束而地方官向莊頭取夫每稱借用出不出
皆可自由其不盡一無怪也此臣所謂可行而未能
行者也臣以捕蝗察知利病竊以為去其法之煩擾
而獨取旗民一體捕蝗一節并申明就近村莊多集
人夫著為

功令則有護田之利而無其害此臣前奏本意也業蒙
聖旨俞允則其未能行者今已行矣而督臣乃舉二十五
年之議以為定例則臣所謂四不可行者誠恐嗣後
復據以為例而奉行轉滋貽悞臣不揣愚昧謹就二

十五年原議酌歸簡易並將查捕所見情形酌為捕
蝗事宜數條附列於後

一捕蝗人夫不必預設名數致滋煩擾但查清保甲冊
造村莊戶口臨時按照酌撥應用旗莊則理事同知
查造清冊交州縣存查

一捕蝗宜用本村近地之人方得實用嗣後凡本村及
毗連村莊在五里以內者比戶出夫計口多寡不拘
名數止酌留守望餽餉之人而已五里之外每戶酌
出夫一名十里之外兩戶酌出夫一名十五里之外

仍照舊例三戶出夫一名均調輪替如村稠密之地則五里以外皆可少撥如村莊稀少則二十里內外亦可多用若城市闌人無戶名可稽者地方官臨時酌催添用

一牌頭每縣不過數十名因而增之大村酌設二三四名不等中村酌設一名小村則二三村酌設一名免其雜差俾領率查捕人夫

一各村田野令鄉保牌頭勸率各田戶自行巡查若海濱河淀濶遠之地則令各州縣自行酌設護田夫數

名專司巡查向來以米易蝗子之例若蝗子升一升給米三升則搜創自力

一凡蝗蝻生發鄉地一面報官牌頭即率本村居人齊集撲捕如本村人不敷用即糾集附近毗連村莊居人協捕如能即時撲滅地方官驗明約加獎賚如扶同隱匿一經查出即將田戶與牌頭鄉地一併治罪如近村人夫仍不敷用地方官酌撥漸遠村莊輪替協捕如蟲孽散布連延數村則各村之人在本村撲捕各於附近村莊撥夫協濟以次及遠仍照例會同

會同營汛兵丁督以幹員妥役則捕撲迅速而田禾亦不致損傷

一外村調撥之夫仍照舊例每名日給米一倉升或大錢十五文其奮勇出力者酌加優賞如濶遠之地須調撥遠夫者加給米錢一倍

一捕蝗器具莫善於條拍其制以皮編直條為之或以麻繩代皮亦可東省人謂之掛打子最為應手順天各屬向無此物宜飭發式樣使預製於平日以便應用其次則舊鞋底各屬多用之然常不齊全宜預行

通飭若仍有以木棍小枝塞責者即將鄉地牌頭一併究處

一蝻子利用開溝圍逼加土掩埋蝗翅初出未能飛亦可圍捕至長成之後則宜橫排人夫尾隨追捕若乘黎明露濡穢除尤易若在禾稼之地則宜隨壠趕捕不得合圍喊逼致令驚起且易損田禾

一收買飛蝗之法向例皆用之總緣烏合之衆非得錢不肯出力耳其實掇拾收貯給價往返掩埋皆費工夫故用夫多而收效較遲惟施之老幼婦女及搜捕

零星之時則善矣若本村近隣力能護田以精壯之人持應手之器當蝗勢厚積直前追捕較之收買一人可以當數人之用故用夫少而成功多且蝗爛地面長發苗麥甚於糞壤也

議修塘灌溉

乾隆三十七年

安徽巡撫 臣 裴宗錫 謹

奏為敬陳地方水利應行興理事竊以守令之官皆有牧養斯民之責凡一事之有裨民生一物之可資民用均宜悉心講究至於農田水利有闕教養諸大端尤宜視同家事寔力舉行 臣前以入境時往由鳳陽一帶竊見該郡屬高岡曠野棄地頗多樹木蔬果亦無栽植當飭該府縣親加督率以漸開闢即其地亦不宜五穀亦令各隨土地所宜廣栽木植以資材用

各境內應修塘堰應築河溝亦飭查明次第詳辦旋據該州縣將勸栽樹株造冊報查並將宿州靈璧虹縣各境內應疏之南北運糧河鳳河荀家河披箭溝九里河暨鳳陽壽州境內有闕蓄洩年久未修之鹿塘安豐塘等處分別詳請官修民辦惟安豐塘工作稍繁甫經報竣現在另摺奏

聞其餘皆於上年春夏辦理完畢嗣於上年秋鳳泗所屬之九州縣衛偶被偏災臣親往各該處周圍察勘非特地利多遺即現種田疇亦不知將農功切要之圖

講求營治如高阜之處別無水源可引自應多作池塘低下之處夏秋水漲即淹自宜厚築圩圍以備灌溉而資捍禦乃該處業佃人等惰窳成習罔識經營是以雨澤稍稀即由憂乾曠湖河偶汎即被漫淹此固天時地利有不齊寔緣人事有未盡臣於查勘時目擊情形即諄飭地方官留心查辦緣災賑甫畢又值東作方興未遑辦理茲安省本年仰賴

聖主洪福雨暘時若夏麥秋禾俱獲豐收而鳳泗各災屬較之別屬更為豐稔乘此場工既畢家有蓋藏正宜

將農田切要之圖及時督辦臣在劄飭該府州縣董率所屬親歷四鄉勤加相度先將某處地居高阜應浚池塘若干口某處地居卑下應築圩圍若干段酌定寬厚高深各丈尺造冊存案并送各上司查考一面仿照業食佃力之例剴切勸諭尅期挑築在興作之始愚民或未盡樂從惟在地方官不辭勞怨督勸有方如一時未能並舉則先近後遠先易後難總期日計有功始終無倦俾一鄉獲利四鄉皆知慕效其有不率從者亦即於巡行阡陌之時懲一儆百久之

當亦自相勸勉其餘廣植桑麻紡績織紝之事亦令隨宜教導統俟辦有端緒臣當遴委大員前往查驗如果能實心經理著有成效臣核實奏

聞有應陞之缺即請予錄用以示獎勸其有怠惰偷安虛應故事者將地方官及不加督察之該府州一併嚴叅示儆仍酌定章程連年遵辦以期仰副我

皇上敦本重農為民興利之意其餘江北之安慶廬州和州江南之池州太平各府州臣於上年夏秋屢經親歷各處民人尚知務本勤力如無為太平等處一切

隄壩圩圍查勘春修皆有久定章程臣復時加督察
現在官民俱得遵循無悞惟寧國徽州二府地居偏
僻臣未經親到該二處民人多以貿易為生在通省
中較為殷富但如寧國所屬之旌德縣及徽州各屬
本地所產常不敷本地民食雖在豐年米價亦不能
大減是否地利人力俱有未盡非親歷其地確勘未
能深悉省城現無應辦要件今臣於本月二十一日
自省起程前赴徽州寧國一帶察看地方如有應辦
事件容臣查畢回省據實具奏

定海疆禾棉兼種之法乾隆四十年

太子太傅內大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統理河務
革職留任臣高晉謹

奏為海疆地廣民稠應請禾棉兼種以足衣食仰祈
聖鑒事竊照大江以南江寧鎮江常州蘇州府屬地方土
多沃壤民習耕種且能手藝營生衣食足資利賴惟
松江府太倉州海門廳通州並所屬之各縣逼近海
濱率以沙漲之地宜種棉花是以種花者多而種稻
者少每年口食全賴客商販運以致糧價常貴無所

底止臣思衣食並種棉花雖可織布成衣然而一日不再食則飢是飢之較寒則又食重於衣矣臣從前閱兵兩次往來於松江太倉通州地方留心體察並詢之地方府廳州縣究其種花而不種稻之故並非沙土不宜於稻蓋緣種花費力少而獲利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小民惟利是圖積染成風官吏視以為常亦皆習而不察以現在各廳州縣農田計之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花者則有十分之七八又究其所以種稻多費工本之故

則又因田間支河汊港淤塞者多艱於車水工本不無多費臣曾諄飭府廳州縣勸諭地方紳士鄉農照業食佃力之例將凡有淤塞溝洫次第開挖並剴切出示使知食重於衣多種稻而少種棉官民固知為根本之計未嘗不計及于此無如官無考成民惟圖利奉行未免有名無寔臣去歲奏赴通州閱兵今又到蘇松補閱營伍并渡海至崇明復加體察詢之地方官雖較前稍知改業種稻但小民趨利若鶩究不能望其寔力奉行即如崇明一縣向因本地多種棉花

不種糧食准其招商在藩司衙門請照赴上江之和
含運漕等處聚米之區採買運濟乾隆二十年以前
臣在安徽布政使任內核計崇商請照買米之數不
過二十餘萬石近則逐年加增已買至三十餘萬石
此即生齒日繁本地糧食不足之明驗矣臣再四思
維並於過蘇時又與撫臣兩司面為講求臨民之道
因應好其所好其食為民天又不可不謀其久遠之
計各州縣雖有常平社倉以備緩急而水旱無常一
旦歉收本地既無積蓄倉糧有限又將何以為計繼

此沿海沙地亟應改棉種稻以裕民食者也但立法
不善非特無益轉怨累民惟有寬其限期善為化導
使民自知務本漸臻饒裕以享

盛世昇平之福斯為盡善臣請嗣後以三年為限責成松
江太倉海門通州各府廳州縣地方官將應開溝渠
並淤塞支河汊港多方設法照業食佃力之例次第
勸民開挑深通以收水利之益然後勸諭紳士百姓
凡田土在一頃以下者應聽其便若在一頃以上者
只許種棉一半其餘一半改種稻田士民之遵行者

獎勉之抗違者教戒之府廳州縣果能視民如子寔
力認真督辦道府隨時稽察如有成效詳報督撫核
寔特疏保薦以獎循吏倘或虛應故事奉行不力甚
至假手胥役藉端滋擾者以聞茸溺職糾叅道府失
察或有心狗庇一并叅處如此寬以限期則民無擾
累官有責成將見本地之產糧日多不專藉於外來
商販似於海疆民食大有裨益

請開粵東墾坦之禁

乾隆五十年

廣東巡撫 臣孫士毅跪

奏為請將沿海沙坦仍令給墾陞科以裕民食以清訟

案仰祈

睿鑒事竊惟粵東地方每歲所產米穀不敷民食全賴粵
西穀船為接濟其故緣粵東山多田少地接海洋其
為山佔者十之三其為水佔者又不啻十之四可耕
之土本屬無幾而民居繁庶商賈充盈就廣州一府
而論需米之多又數倍於他郡偶遇粵西穀船稀到

小蓬瀛山會
糧價即不免驟昂臣到任年餘情形畧志向來濱海
居民見有漲出池沙地名曰沙坦開墾成田栽種禾
稻實為天地自然之美利海民藉以滋生者甚衆乾
隆元年及乾隆七年前督臣楊永斌王安國等先後
條議請給農民開墾墾科經部臣核覆具
奏均荷

聖恩允准自此凡有沿海沙坦俱經陸續報墾墾科民情
稱便至乾隆三十七年尚書裘曰修驗收直隸永定
河工程聲明近水居民與水爭地之弊欽奉

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凡有瀕水地面除已墾者免禁外嗣
後毋許復行佔耕維時經前督臣李侍堯撫臣德保
飭司詳將瀕海坦畝禁墾不准報承以現無與水爭
地情形

奏覆此粵東沙坦前開後禁之原委也查自禁墾以後
民間視為官荒轉生覬覦其間良懦者畏事退縮豪
強者任意兼并始則偷種繼則搶割逞兇滋事皆由此
起徒有當官禁墾之名實起百姓爭攘之路並有商
民串通濱海爐丁巧借開築鹽漏為名呈官給照居

然栽種禾稻並未熬鹽及被告發又變為養蠶名色
飭詞搪抵農民見其有禁有不禁因此搶案愈多旋
結旋翻糾纏不斷官則束手無策下復因緣為奸甚
至明禁暗墾民不納賦而吏則取租情偽譎張皆屬
事所或有臣於上年春間奉

命調任粵東清查積案體訪輿情知沙坦原屬無碍水道
則訟案儘可逐一清釐隨檢查從前李侍堯等禁民
墾築原奏係專指內河出水要區恐高築隄埝有碍
水勢者而言並非為大海之濱漲生沙坦有碍水道

也惟奏案內未曾分晰周詳地方官一時悞會隨將
沿海沙坦一概禁止幾同因噎廢食臣於上年同前
督臣舒常分路查勘各屬圍基乘便察視地方情形
見粵東傍海沙坦與他省濱水地面迥不相同河湖
水勢利其疏暢順流若任民佔耕則地勢日狹自與
水道有碍若大海之濱洋面寬廣一望無涯並不以
坦之有無形其地之寬窄是此等水面距民居不遠
宜漲而不塌海洋多漲一分即民居多增一分衛護
實無與水爭地之患臣伏查粵東沿海州縣皆有沙

坦其近省之南海縣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六縣
為最多利之所在爭趨若鶩與其禁之而陽奉陰違
徒滋訟累似不如開之而給求養欲俯順民情
國家休養生息百數十年嶺表生齒日繁省會五方襟
處食指尤眾我

皇上念切民依凡山頭地角苟利耕耘無不准令樹藝惠
此羣黎乃粵東以千百頃無碍水道之沙坦一旦置
為廢壤實為可惜又復毫無限制似禁非禁不官不
私以致窮民不甘紛紛結訟殊非覈實辦公之道臣

愚以為若將此種沿海無碍沙坦照舊給民承墾陞
科即以千頃為計每歲約可添穀十萬餘石即毋庸
全仗粵西穀船之接濟裨益民食正復不少再濱海
荒地若嚴禁開墾則村墟寥落人跡罕到盜匪易於
出没沙坦一開則凡荒陬僻遠之區悉成沃壤膏腴
之地無業窮民俱得搭蓋寮舍盡力南畝既可潛消
其為匪之心而洋面盜船遙見耦耕饁餉農民皆有
守望自不敢停泊往來肆行無忌於地方便可寧謐
矣

國朝奏疏卷四十四

經野

水利前

蕭山 朱樞 雲木 編次

議修江南渠塘

許承宣

議築楚省隄岸

邁 柱

議開滇省河道

鄂爾泰

報修滇省水利

同 前

議滇南全省水利

同 前



請修楚省江岸

史貽直

酌濬京口河道

劉吳龍

請築江南海隄

同前

請修直隸水利

柴潮生

勘議直隸水利應舉工程

劉於義

查勘浙江海塘

訥親

請修湖北隄岸

鄂彌達

陳湖北水道情形

彭樹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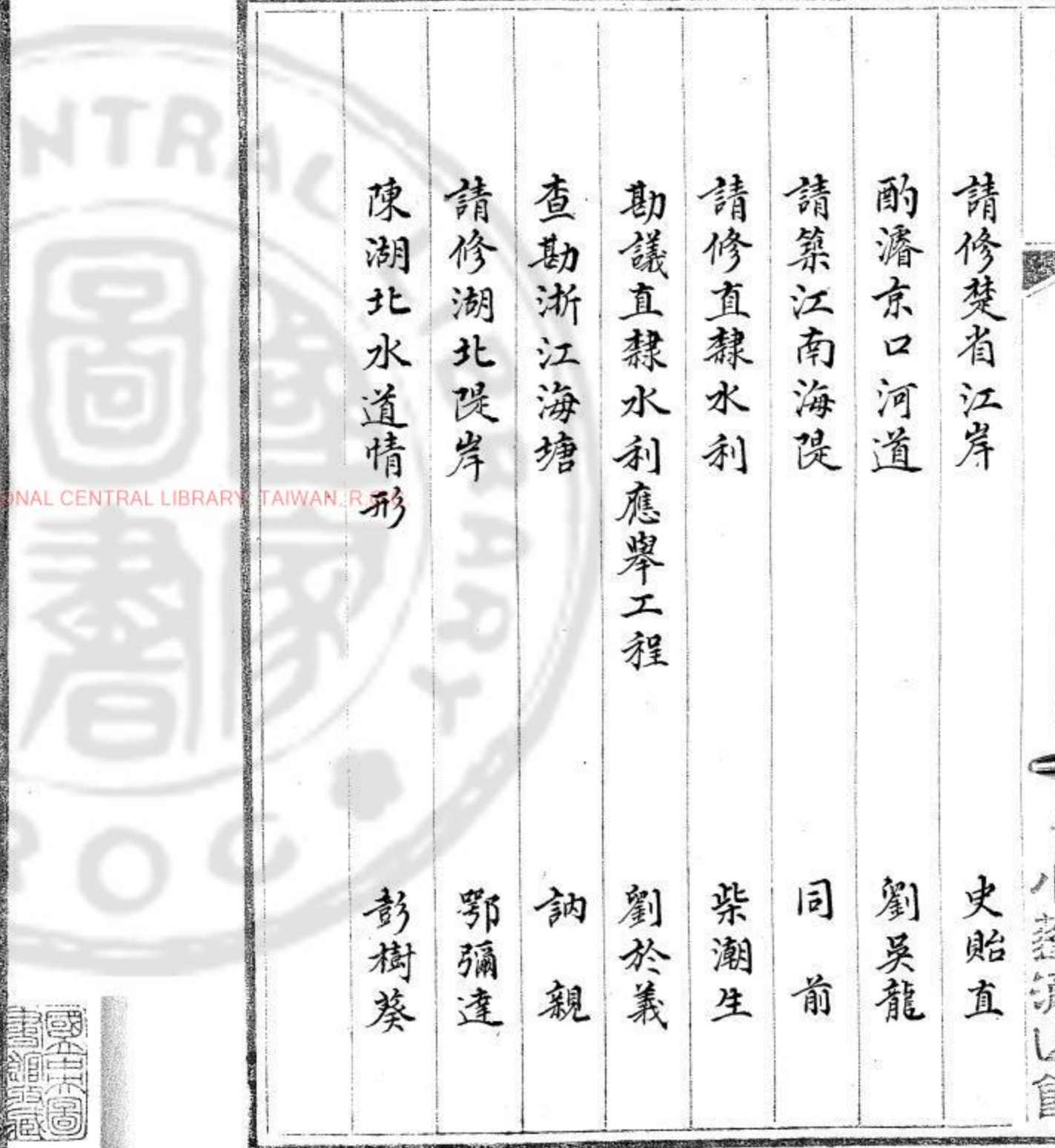
議修江南渠塘

康熙十九年

工科給事中臣許承宣謹

奏為旱澇在所不免瀦洩亟宜豫備請修復渠塘以濟
漕運以溉田畝事竊惟一方有一方之利一方有一
方之害為治者收其利而遂絕其害害莫甚於水旱
利莫大於陂池渠塘今置陂池渠塘之利不講而欲
禦水旱是猶不耕而思獲不蠶而思衣不可得之數
也臣江南人也知江南之苦最悉敢不為

皇上陳之江南去年之旱則數十年未有之旱也江南今



年之水則數十年來未有之水也方其旱則運河之水恐不足以濟漕而涓滴不能放之使出及其水則滔天巨浸潰隄四出而汗漫不知所歸揆其所由河臣只以治河為急而不及各府州縣陂池渠塘之利各府州縣亦以治水誨之河臣舉其地所有陂池渠塘廢之為荒墟而無所經畫固宜遇旱則水泉之道盡塞遇水則疏濬之力難施也前撫臣慕天顏有敬陳足國久遠一疏其意在於大興水利以為劉河吳淞二江經前撫臣馬祐挑浚其後近二江各縣頗受

其利他若常熟之白茆港福山港三犬浦江陰之黃田港申港武進之孟瀆河包港丹徒之安港西港至若無錫宜興可連大湖之河瀆甚多金壇丹陽可接練湖之水澤不少諸處皆淤塞不治若興工開浚建立石閘以時啟閉旱則納來潮以蓄去水澇則洩內漲以遏外潮此江以南之水利見於撫臣之奏請者誠不可不議舉行也至若江北之揚州為

國家漕運之大道其所係尤重而水利之大者莫過於五塘五塘者河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陳公塘是

也嘗考明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總漕全資塘水宣
德八年旱甚四塘乾枯運舟阻滯知府李貞奏專修
五塘濟運成化四年侍郎王恕奏發帑銀三千於上
下雷塘句城塘陳公塘各築石閘水碓以瀦水旱則
由烏塔溝放水入河接濟運舟繼此開浚五塘灌注
長河者不可殫述厥後湮廢不治而塘之利遂絕然
其舊址閘石橋梁猶存一二若能急為修復潦則有
瀦水之地而不致於泛隄旱則有灌溉之資而兼可
以濟運此江以北之水利撫臣所未及奏請者尤不

可不議舉行也雖然蕪松常鎮之水易於入江淮揚
徐泗之水難於入海使五塘之水利興而不為求其
所歸猶非策之全也臣聞近海三十六鹽場尚有涵
洞故跡今可修葺以洩水舊制洞門自外控海潮至
則海水內衝洞門自閉海潮退則河流直走而洞門
自閉門閉則海不得入而無益水以害田門開則河
無所阻而有支港以支達水如是則水咸趨海而永
無淹沒之慮矣方今公帑不充開濬之資捨捐輸無
所出臣聞去年河漕臣靳輔在淮賑濟令紳衿士民

顧納封誥及序班等職與納俊秀貢監皆先署名造冊即借支庫銀令其漸次完補年終彙題一時咸以為便夫與其捐輸於已飢已渴之後孰若捐輸於未飢未溺之先捐輸賑粥者一時補救之事捐輸修渠塘者百年長久之計也則即以賑濟捐輸之例為渠塘正所以為賑濟也伏乞

皇上責令督撫轉飭各府州縣及今冬涸速行挑濬漸次告成漕田均收其利旱澇不足為災有備無患一勞

永逸之良法莫過於此者矣

議築楚省隄岸

雍正六年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邁柱謹

奏為恭陳修築隄岸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照楚省連年水發沿江近湖之低窪田地致罹

淪沒蒙我

皇上聖心憫惻恐有堤岸未修或有疏濬未力

特命臣於到任後會同撫臣悉心商酌將如何興修防護

之處詳悉議奏欽此今臣到任凜遵

諭旨星即檄行布政使分委道府將各屬堤埝應如何加高加厚之處并水道湮塞應行疏濬者逐一勘報去後候該司詳到會題外臣等復加體察楚省連年沿江兩岸堤埝每受水患者率由於歷年修築不堅所致查民間每年歲修估派夫工動至百十餘萬若果寔夫寔土盡用於堤工則逐年加增何至日頽月削祇因地方水利各官以修堤為利數將業戶所派夫土官役通同里催包折銀錢烹分肥已潦草完工是以年復一年不能堅固今蒙

諭旨令臣悉心商酌敢不仰體

皇仁為一勞永逸之事然民修民堤衆擎易舉若不用民力而動帑興工則工程浩大費帑甚多况時已春令興此大工勢必趨修不及臣等愚見莫若仍聽民間照例修築臣等嚴禁諸弊責成道府力行稽察不容包折肥已務使寔用工力以去年之水痕為準加高三尺非若從前之虛應故事且各屬里民咸沐皇上格外蠲賑之恩現令業已踴躍赴工凡堤身之低薄者各加高厚水道之湮塞者自行疏通約在夏潦之

前可以告竣惟沔陽監利江陵公安石首等州縣去
夏潰決之口甚多民力不足已經署督臣傅敏捐銀
五千兩買米給發助修外又江夏咸寧嘉魚蒲圻等
縣應修長堤雖民夫見在興修但俱係上年被水地
方工用繁鉅民力維艱臣等酌議幫助併有添修開
堰之處量為幫給以紓民力所需銀兩查有効力贖
罪之鄭任鑄已繳司庫銀七千五百兩應將此項動
支尚有不敷請於司庫內先為墊用仍在鄭任鑄名
下追完補項竊思今年修築之後如果保固夏潦則

從此逐年歲修漸加高厚似可不須動帑倘有必需
大修之處容俟秋間另奏請

旨仰祈

睿鑒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議開滇省河道 雍正八年

總督雲貴廣西三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鄂爾泰謹

奏為開鑿河道以利民生事竊照雲南尋甸州之宣甸

二里宣化七里之歸龍寺果馬里十里之潘所海子

屯曲里之五里箐四處水利俱已完竣 臣奏明在

案復查海子屯大河接連尋州河係匯嵩明尋甸兩

州之水每夏雨水滂至漲漫洋溢加以馬龍一州之

水會於七里橋下衝激尋河之水逆流泛濫滿於城

南平川之內不惟可耕之種盡為水宅即沿山熟田亦被淹沒歷來無策捍禦臣細加博訪知尋川河之淹沒實由馬龍河之山高勢急冲激尋水倒河逆流不得暢瀉之故欲治尋河使不逆流莫若使馬龍河不爭水道欲使馬龍河不爭水道莫若使尋河泛濫之水另開一河彼此不相冲激則順勢安流可以無阻查該處水龍村後名曰後海係泛濫之水蓄聚之區海前橫隔山梁鑿之使成子河則泛濫之水從後海東流入於尋河之下稍與馬龍河分道別流可以

無憂漲溢復經詳諭該州知州崔乃鏞令於秋後覆勘作速興修毋得畏難避怨務期成功去後茲據崔乃鏞詳稱卑職遵諭即親往相度地勢自水龍村後開鑿河口起至橋頭村大河口入於下流止共丈量得七百四十餘丈中間堅硬頑石計有一百四十二丈高三丈二丈不等於雍正七年七月擇吉致祭十月初二日鳩眾興工卑職親身調度指畫督率盡力開挖至今年正月二十日業將河形挖開中間石梁鑿通計新開河口寬三丈二丈不等河底寬丈餘二

夫不等儘可洩後海之水歸於下流不復致泛濫請
委員勘驗計垂永久再宣甸兩里見在耕種之田較
之水淹荒田僅有十分之三今尋州兩岸涸出田地
計可增二萬餘畝可否將涸出田畝以一半賞給出
夫應役人等併各効力士民暨設立水利頭人領種
納糧其一半令附近居民酌量納價領田永為己業
統俟秋成後另行文勘造冊申報臣已批准併行布
政使會同糧道委員勘驗定議通詳在案謹按水利
之興廢實關民生之休戚屬在滇南尤為要務臣不

自揣欲將東西兩迤凡有可興之水利逐處興修此
二年以來勘密訪密查不遺餘力除見在省城六河
昆明海口併迤東諸府所屬一切河渠閘壩各項疏
濬開築已有頭緒其餘迤西各屬已經查勘者有未
經查報者務期確知以便委辦在舉事之始雖不無
所費然皆臣力所能嗣後則有涸出田地并丈出田
地應行變價銀兩見核數目已約有數萬即以此項
辦此事總屬有餘斷無不足是以臣屢蒙
恩諭恐力有不能今請動正項而並不啟請動正項亦不

敢請動^高勸^勸餘也獨是導水濬河務期一勞永逸暫行
補救易長籌通利難就事治事易以人治人難^臣愚
擬俟各工報竣即備細彙叙具本題明請於道員廳
員並佐雜官員內分別河道遠近酌量改銜兼銜令
總理分理各屬水利再酌留歲修銀兩分定勤惰考
成立季報月報之條著具詳具結之例其督撫藩司
仍應將要緊河道分派著落令不時勸修俾於總管
之外又有^各專責庶見在各屬員役不敢怠忽從事即
後來大小官吏亦不致因循並無可議却或於邊方

水利寔有裨益矣

報修滇省水利 雍正九年

總督雲貴廣西三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爾泰謹

奏為報明修浚海口大修陸河等事竊以籌水利莫急
於滇而籌滇水利莫急於滇池土人名之為海周圍
三百餘里環海之田資以灌溉號為膏腴者無慮數
百萬頃每五六月雨水暴漲海不能容所恃以宣洩
者惟海口一河兩岸羣山諸箐沙石齊下冲入河中
滇塞壅淤宣洩不及則沿海田禾半遭淹沒歲修歲

壅殊非長策 臣委令糧儲水利道黃士傑親往查勘
 令將海口河道溯源窮流逐一修濬務期利興害除
 毋為苟且補苴之計據黃士傑回報勘得海口一河
 南北兩岸皆山俱有箐水入河每雨水暴漲沙石冲
 積而受水處河身平行易於壅淤行至平定哨一閘
 水陡流急相度形勢諮詢輿情咸稱閘南宜開子河
 引普安清水新村等閘諸水同至平定哨閘入河則
 泥沙石子不能停住復行至海口駕船循視見有舊
 埂一條沉埋橫塞其中埂外龍王廟前有牛石灘又

側而下有牛石洲俱阻攔出水詢諸土人此一灘一
 洲自古所有原未議修應將此一灘一洲并前一埂
 盡行挖去則海口流通沿海田地自無淹沒之虞 臣
 復博訪確查即分委昆明等四州縣照議督修所用
 人夫即令四州縣發給口糧并葢菜等項於是各州
 縣人民皆踴躍從事於雍正七八兩年農隙時興工
 所有海口河道洱宗等閘壅淤處所悉已疏濬老埂
 牛石灘牛石洲等處盡行挖出悉已寬深平定哨閘
 南新開子河一道悉已修通復因普寧舊河水陡流

急阻回新河之水并新建偏水壩一座新河悉以暢
流歸入大河又於海口外之石龍壩兩岸山脚俱新
築堤埂保障河基悉已堅固所需物料并人夫口糧
等項合計銀五千六百餘兩臣已設法辦理見今四
州縣沿海沿河及近海口內外居民既免淹沒併涸
出膏腴田畝甚廣至四境之內河道甚多條分派別
各有源流查勘估報共銀一萬八百餘兩復委司道
親勘確核無異應需銀兩已於查出各項田地變價
銀兩動用令及時辦料興工臣查海口陸河並各支

河皆足以資灌溉而脩蓄洩獨因淤塞日久開濬少
難以致水不注海田僅通溝高地惟望雷鳴下區則
憂雨積此稻糧豐歉之故寔人民苦樂所關如果山
濶以水水良以山俾彼此相資互得其用或旱潦可
為轉移荒瘠早施補救人力已盡天必垂憐此臣之
所以由近及遠歷日積年務期通行成效勿敢怠忽
勿敢遺忘者也惟是既興工作宜定章程庶可以經
久而不致廢墮查雲南府原有水利同知昆明海并
陸河及各支河巡查濬修是其職分應請鑄給關防

重其考成昆陽州為昆明下游海口在焉距省百里同知難以兼顧請於昆陽州添設水利州同一員駐劉海口常川巡察亦請鑄給關防以專責成通省各府州縣皆有水利原無專員該却因循託辭藉口若將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經歷吏目縣丞典史等官加以水利職銜凡境內河道溝渠責令專理除雲南一府仍歸糧道管轄其餘各屬在遼東者統歸遼東道管轄在遼西者統歸遼西道管轄仍令各該府查勘驗報各該道考察詳明聽督撫二臣核酌勸懲則不

一二年將通省水利有興無廢而克濟民生殊非淺鮮矣抑臣更有請者昆明之陸河昆陽之海口及臨安之三河所關尤鉅歲修銀兩不可不酌定查各項正款固不應擅挪即各項盈餘亦未便濫費惟鹽道衙門歲有合稱銀一千五六百兩不等並不在正額盈餘額外盈餘及各項積餘之內而鹽道張無咎絲毫無隱請即以此項撥作歲修之用撥餘銀兩統數積存以備大修之需似於水利民生更有裨益矣

陳滇南全省水利 雍正十年

總督雲貴廣西三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鄂爾泰謹

奏為全滇水利已未興修彙叙陳明仰祈

睿鑒事竊雲南府屬嵩明州之陽林海又名嘉慶澤納龍
巨南冲二河之水並受四面山河各水會聚成淀出
河口入車翁江達金江因河灣迂曲去水甚緩停留
沙石壅塞咽喉每將海邊四十八村已成田畝半行
淹沒甚為民患詳加察訪海水深止二三尺若改疏

河道由丁家屯龍喜村開它二里許直通河口使新
舊兩河并瀉水勢暢流不獨四十八村可免水滂而
周圍五十餘里草塘均可開墾成田隨委員會勘於
是各士民踴躍出夫資給口糧於雍正六年春報竣
從此田畝歲收并涸出地田一萬餘畝再府屬宜良
縣窪地多淹高地無水旱澇不均有需調劑復委員
覆勘所開河共五道一在城東北五里五百戶營之
南開長約五里已通赤江一在城東三里龍王廟北
舊多積水開長約四里亦瀉於赤江一在龍王廟南

為北來羣水所會開瀉河約十里水不為害一在城
南二十里地名乾墩子綠地無水一望平行棄為廢
土於赤江邊決一水門開河一道引肥水灌田見已
獲濟惟自江頭村起所開引河一道地形暫高水勢
難上殊無益灌溉復議自胡家營北接舊河另開一
道約長五六里甚有裨益見飭於農隙興工約明年
春可竣又臨安府有瀘江一水來自石屏洲之異龍
湖合塔衝象衝二水及六河九洫皆會於瀘江以赴
巖洞伏流十餘里出迷州入盤江而洞口洞底石埂

十三重阻水不能直瀉每遇夏秋暴雨奔湍四潰田
廬淹沒經委前任知府張無咎鑿石疏河自瀘江至
巖洞堤岸八百一十丈自塔衝二河至三河口堤岸
四千三百七十五丈並造橋釘椿壅淺諸件一併築
修現見已有利無害未稻倍收再府屬之建水州查自
南莊十六營以下暨獅子口郭依村等八處田地甚
多苦無活水但雨澤稍遲即秋成失望前任知州祝
宏以附近南莊之李浩寨山腹中有過泉一道細流
不息入地無踪向下尋流約三十里流出於州屬之

老鼠窠知為此泉無疑遂穿鑿地道伐木為鑊穴中
水湧勢甚湍急激隨後開溝導水儼成大渠並酌定
規條令挨次引灌而該地田畝皆賴以豐收府屬之
阿迷州離城里許有小河一道歷來不通舟楫該署
州添扶助遵檄疏濬自水泉下達州城由祿豐鄉直
達盤江計三十二里見可行舟府屬之蒙自縣有縣
壩一區圍繞城外平坦寬濶可成沃壤因灌溉無資
遂棄為曠土查有城南學海據壩上流亦經淤塞若
濬深數尺建閘築堤開溝引水即可以肥田該知縣

王廷諱興修報竣又由靖府屬之尋甸州城南平川沃壤皆可墾土成田緣尋川一河會尋甸嵩明兩州之水每夏秋雨積一望汪洋加以馬龍河水又會於七星橋下冲激尋川之水逆流氾濫即附近熟田亦歲被淹沒熟籌博訪就其山形水勢及遠近高低欲使尋川河順流直瀉必先使馬龍河不爭水道必須另開子河俾尋甸嵩明之水皆得暢流並可免冲激不致泛濫經陞任知州崔乃鑄查勘興工於雍正八年春報竣約可涸出田地二萬餘畝但大河中流

有整石四十餘丈務須開鑿施力殊難復議另濬沙河十五里以收全功見委迤東道遲維璽就近督修又濬江府城南之撫仙湖延袤百餘里中流深處可百餘丈以受各山之水亦名為海由寧州入阿達注盤江會流以達粵境每雨多水泛宣洩不及則附郭之河陽並江州寧州三處利害共之惟海口一河尚堪疏洩明時曾建牛舌梅子箐二壩截兩山之冲激遏沙石之壅淤今石壩傾頽更無可恃據該知州王鐸詳請興工隨發銀委辦計石工一百七十六丈零

首尾寬深堤壩堅固又增築這水壩六墩以固石壩
以滌岸沙河陽田新涸出三千餘畝舊田遍種現獲
豐收又楚雄府屬之鎮南州舊有水塘築堤積水以
資灌溉名千家壩因傾廢百年水無停蓄一遇亢旱
浸埽並難諭該知州金鑑確勘詳覆其水来自北山
龍王廟及多巖厰等處兩傍坡巖壁立四季泉源不
竭會流箐口兩山迴環儼如門扇基址天成蓄水成
塘可灌數十里田畝隨令築壩建閘工完報竣又東
川府雖依山臨川不通河道種稻田者無多餘年為

荒土而城北漫海一區寬長二十餘里地本肥饒因
積水難消棄置已久自割滇轄經發銀數千兩令前
任知府黃士傑於雍正五年開河三道一從馬五寨
至魚洞二十里為左河一從瓦泥寨至水域二十里
為中河一從拖落村至魚洞二十里為右河建石閘
二座木橋四座水消田出業招民承墾又從馬鞍山
開河一道約長十里以濟漫海從梅子箐開河一道
約長十里會合中河及知府崔乃鏞接任加修旋據
報竣其餘如嵩明州之寬郎河效古日足二里田畝

同資灌溉因分水不均里民爭控飭另開子河一道
俾兩里均平宣威州舊火水田僅資蕎麥知州添杖
助於雙龍山泉會合處建石閘一座於戈山河口建
石壩一座左右各開渠一道於嘉惠落水祠旁建石
壩一座開渠一道截流引水均可墾田於雍正九年
八月報竣祿勸州地僻土寒穀難成熟惟正東東南
等村可以種稻內有馬家莊等處田高缺水舊有水
溝一道久經壅塞前任知州賈秉臣請從山腰紆折
鑿石成渠匯復溝水可灌田數千畝發價飭修不數

月報竣大理府洱海之海口為附郭之太和及趙州
鄧州三州縣水利所關因壅塞多年每遇雨水泛濫
海田多傷據前任同知佟世陰詳明興修水得暢流
田禾攸賴又雲南縣有團山一壩舊立閘三道引梁
王水泉灌溉田畝歲久傾圮難資引灌因開修溝
閘並濬青海尾赤河尾業經報竣浪穹縣因湖水泛
濫疏濬羽河等處築堤四十餘丈廂木櫃五十架業
經報竣但補苴一時尚非遠計見復委勘加修永昌
府城外有南北兩河田畝攸賴因壅塞已久歲損禾

苗據該鎮府等倡率兵民用夫一萬餘於雍正四年報竣以上各件工有大小時有遲速或給發承修或騰挪濟事或奉行官吏加意急公或本地士民出夫協力並未動項皆已完工內有仍需加修者亦不過增補其各屬地方如堤壩堰堤溝洞渠塘等類隨時疏築此外如臨安之建水石屏俱受蘆子溝之患碧峩之城垣田廬俱受練江貌江之患曲靖之西樑湘南寧之落水洞羅平之西北一河新興之玉溪路南之蜡甸和曲之紅土田趙州之彌渡雲南縣之馬鞍

鄧州之苴彌浪穹之寧湖皆應疏濬開鑿俾有利無害祿豐縣之宜重修廢橋定邊縣河之宜建石堤永北府之羊保山宜建石壩順寧府河之宜造鉄索橋皆應乘時料理庶力少功多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非止便客商寔欲資糧運於雍正七年春即發銀飭修已由阿迷州以下開至八達共一千五百里造船試行直至土黃有旱路二站亦經置辦車牛並蓋棚店下船至剝隘則徑達粵江因委被劾原任廣南府知府賈秉臣並未澈底開通故難勉強行舟河路

尚屬危險見復委員確勘妥議增修又嵩明州之河口經尋甸東川由牛欄江達金沙江周環川江復抵昭通以通舟楫雖工程不易人力所能見委試用知縣以下趙世綸等備細估勘繪圖覆奪若得川粵江河舟通滇會則片帆可達吳楚又不止尋常水利事矣

請修楚省江岸

乾隆元年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兼理湖北巡撫事務臣史貽直謹

奏為江岸坍塌日甚會城民命攸關亟請修築以資捍禦以固金湯事竊照武昌為楚省首郡雄據江浙上游溯荆襄沅澧之通津處秦蜀滇黔之扼要岷江之水湍激東奔沔漢之川沸騰西匯大別山聳峙其北高羅峰屏列於南黃鵠磯之址橫決靡常白揚湖之波汎濫莫測沿城西南一帶適當二水之冲兩山之

夫每遇暴漲勢若建瓴駭浪洪濤吞嚙城堞粵稽古蹟唐宋既築長隄元明每加修治壘以巨石保以松椿銅以鐵冶鎮以鑄犀當年益艘俱泊武昌城南鮎魚口例係淮南按船帶石以資修補迨後益船移泊漢口遂弛輸石歲修之事年來日就傾圮向之高廣寬厚者今且坍塌頽廢矣小民無知每將坍塌土石乘間窀取日侵月削習為故常目今沙土淤鬆狂瀾冲激每當西風波撼江漲連天水勢直刷城根時虞漫溢臣檢查舊案從前督撫諸臣屢經商謀修築祇

以工程浩大費用不貲旋估旋輟由是坍塌墊陷之形日甚一日臣抵任後目擊沿江堤岸頽塌難堪若不及今修築將來傾卸愈多所費尤鉅總緣長風巨浪晝夜吞吐坐見廛舍垣墉高下剝損危像保障城池之所係寔為生靈民命之攸關我

皇上視民如傷誠求保赤允利民生之事每不惜帑金多方軫恤

仁恩普被率土均沾况武昌為九省通衢萬民托命臣身任封疆敢不仰體

宸衷經營措置隨檄行藩司遴委道府大員逐加確勘據
報自望門山外王惠橋起至武勝門外土城磯止正
岸綿亘計一千三百一十九丈五尺護岸計六百八
十八大通計正護兩岸共二千餘丈確估工料需銀
十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七兩九錢零逐加核減委無
浮冒其所需之項查湖北藩庫內現有存留商捐修
堤銀五萬九百五十餘兩又於徵存二分公項內動
支銀二萬兩合計七萬九百五十餘兩請將緊要工
程先於今冬水涸之時亟為修築此外不敷之數再

於來年動支公項銀一萬兩此後口岸徵收之銀除
臣衙門一切公費外如有存剩亦可按年動支又臣
標滿兵八十名向有南北兩省每年幫貼養贍銀三
千八百四十兩今滿兵已經撤回荊州此項銀兩無
須支給均可按年湊用足敷經費無庸議動正項至
興修之期請限以三年分段第次修理其承督修督
修之各官臣逐一揀選務擇衷心任事諳練工程之
員分別委用緣係保護民生事理未敢因循延悞謹
將江岸坍塌逼近城郭務宜及時修築情形恭摺陳

奏伏祈

皇上睿覽

酌濬京口河道 乾隆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吳龍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京口一河為江南浙閩商賈往來之通衢又杭嘉湖蘇松常鎮等府糧船必經之要道河身甚窄兼之潮水清出濁入最易淤塞數年以來每至冬乾糧船回空之時官舫民舟阻隔不通以數月計地方有司雖照例動項每年撈浚終屬無益甚至正月二月間糧船起運滯礙難行不得已築壩車水暫為接濟

殊非長策寔官丁商民之一大患也聞此河向係民挑并無淺阻緣蒙

世宗憲皇帝深仁厚澤一切興作不肯派累里民此河遂動項官辦而奉行不善承任者不敢確估工程考核者不敢據作報銷層層節省苟簡稅事重以胥吏侵漁夫頭包攬有名無寔錮弊相沿此沙泥之所以日積河身之所以日高也臣思此河必欲通暢無阻仍令民挑為上民挑則在官無估計查驗之繁事竣無胥銷駁減之慮胥吏無法侵漁夫頭無由包攬如恐派

累里民與其每年動項糜費而無功不若計程減賦利民而有濟查京口至奔牛一百七十里俱係應濬之河自京口至冊山計程五十里屬丹徒縣舟冊山至呂城計程一百里屬丹陽縣自呂城至奔牛計程二十里屬武進縣該府縣官查明近河之田按程多寡分別量為減賦計與所用民力大約相當積十年之久一大挑濬業主出食佃戶出工寬開五尺深寬五尺仍照從前一月之限令該撫具

題分派賢員寔心董率縱潮水出入十年之內斷無淺

阻之虞或謂此河兩岸壁立難挑易淤然使所挑之
土遠置堤外自無淤患如此則河身通暢足以資運
濟舟官丁與商民俱便矣

請築江南海堤 乾隆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 劉吳龍 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江南地方河湖水利荷蒙

皇上簡命大臣逐一興修蓄洩有備將來偶遇歲歉俱得
思患預防但查沿海居民洪潮之害較之內地水旱
為災尤烈每於七八月之交東北風大作潮勢高湧
民不及避官不及援頃刻之間男婦廬窳盡入波流
此雍正二年十年兩受其害所當急為籌畫者也查

崇明居當之尾閭半在海洋其北岸則為通州南岸則係大倉州之寶山縣地界通州東面臨海自通州而北至海州舊有范公堤一道可杜海患寶山亦東面臨海由寶山而南過松江接浙省之海鹽海寧屢經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聖慮周詳不惜帑金俾海塘修築完固永無海患惟自南岸寶山北岸通州中界崇明三百里之海口洪潮一發悍然莫禦由通而如皋靖江等縣由寶

山而嘉定鎮洋等縣大小沙洲不下千計無不受洪潮之害者蓋地方官以為地勢使然畧不留意百姓又狃於便安素無遠慮以致至臨束手無策聽其漂沒深堪憫惻我

皇上如天好生不忍一夫失所乃江南海隅相沿大患向未議及恐無以副一視同仁之至意諭請

諭督撫委派賢員於寶山通州南北兩岸相度形勢依靠馬路倣照河工堤式高築一堤低窪者勸令遷徙其水中洲民亦令高築圍埂務期堅厚每至七八月間

該管上司嚴飭州縣董率居民加意防禦則洪潮雖
毒不能為災江南海隅之民得與有海塘等處共沐
皇恩於無既矣

請修直隸水利 乾隆九年

協理山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 臣 柴潮生謹

奏為請轉救荒之常策為經國之遠圖措不涸之財源
溥無疆之美利懇乞

宸斷立賜舉行事竊照河間天津二府自去歲亢旱荷蒙
皇上如天之仁截漕發帑多方賑恤地方大吏亦能仰體
聖意悉心籌畫俾小民不致失所加以入春以來

宵旰焦勞過於秦林之禱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然 臣
愚以為此謂至恩矣猶未可為本務也夫謀國如謀

家不可以近憂已解遂置遠慮於不圖治國如治身
不可以標病已痊遂置本根於不問也古者東南未
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餘遞減至五
六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為步
百步為畝僅當今三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
祀之策盛賓旅之既康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賑貸
之委積戰陣之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
其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夫古之
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既已

盡廢水利亦復不修平日則鹵莽而薄收一有急則
待賑恤為活計而已矣伏讀本年三月

上諭養民之道在使之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營力
作以贍其室家非沾沾於在上之補苴救恤遂長恃為
資生之策也為民父母民事即家事宜盡心勸課隨時
區畫俾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則家有蓋藏自可引養引
恬俯仰不匱大哉

王言真得足民之根本矣臣今不敢泛引試即以河間天
津二府之事言之查二郡之地經流之大河三日衛

河曰滹沱曰漳河其餘河間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一
瀦水之定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分水之支
河十有三瀦水定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
至多莫如此二處故河間號為瀛海山東之水皆於
此而委輸天津名為直沽畿輔之流皆於是而奔匯
向若河渠深廣蓄洩有方即逢此旱歲不能全收而
灌溉之功亦可救得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
可撐持數月以需大澤之至也何至拋田棄宅挈子
携妻而流離道路者哉雖其事屬已然言之無益然

水利之廢即此可知矣方若^苦饑而與之談水利是可
謂迂圖然

上方賑飢而即藉以興水利焉不可謂非善策也今甘霖
一日不足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為徒費之於賑
恤不如大發

帑金遴遣大臣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既可接濟賑民
又可以潛消旱潦而且轉貧乏之區為富饒一舉兩
得因敗為功似救時之急務籌國之遠謨俱莫以易
於此矣臣請考之於古証之於今為

皇上一一陳之直隸為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日土
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飢此間
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可怪之甚也雖其土燥人
急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為漁陽太守
於旅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麥穗之歌旅奴今之昌
平也北齊裴延儻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
萬餘畝為利十倍督亢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為河
北制置使於雄鄭霸州一帶輿堰六百里灌田初年
無功民咸病之次年大熟承矩輦稻米入都示朝臣

謗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汪應蛟為天津巡撫欲
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蛟乃捐俸自開二千畝畝收
四五石惟早稻以蘆立橋於是軍民始信闔浙治田
之活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即承矩之澹灤天津十
字圍即應蛟水田之遺址垂之竹冊非比荒唐又查
國朝李光地為巡撫請興河間水田言涿州水活之地
每畝售錢二百尚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
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象
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庄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

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為災又聞
蠡縣亦有富戶自行鑿井灌田愈逢旱歲其利益饒
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蜚於二三月間曾勸民開
開井二千餘口今頗賴之証之近事復確鑿有據則
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

特遣大臣一員齎帑金數十萬兩前往河間天津二府督
同道府牧令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
水性暴急慎勿輕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古蹟可尋
者皆重加疏浚而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

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水力不及則止節次
建立水門遙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
閘歸河以洩水其離水遼遠之處每田一項頃掘井
一口十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地及民
地并古陂廢堰為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如
此辦理民情自然踴躍樂從即將現在之賑民與外
來遞回之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派令就工逐日
給與工值酌濟二三口糧寧厚無減一人在傳其
家賑糧二口二人就役停其家賑糧四口其餘口與

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照例給賑其疏濬之處有可
辦種者即借予工本分年徵還更請另

簡大臣一員齎帑金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二府
辦理雖所費繁多而實為畿輔無窮之利與議賑迥
然不同然而或曰北上高燥不宜種稻也土性沙鹹
水入即滲也它掘民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朝徐真明
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
成而坐廢可為明鑒也臣請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種
異宜未聞稻非吳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杭稻油油

且今第為之興水利耳固不强之為水田也或疏或
濬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
性沙鹹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徧地皆沙鹹乎即
使沙鹹而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衝溢不猶愈於已
乎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為損地尤非知農事者
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語曰務廣者地荒詩曰
無田甫田惟莠驕驕今不必言澮澮澮澮澮澮之詳一易
再易之制區田代田之法也但使十畝之地損一畝
以蓄水而九畝倍收與十畝之田皆薄入孰利也必

有能辦之者况損地又予撥還此不疑者三也至前
人屢行屢罷者蓋亦有由徐真明有幹濟之才所言
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劾出於奄人勲戚
之意載在明史其疏亦載在省志不過言潯沱河不
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募南人開墾即以
其地予人又許佔藉左光斗之屯學亦是奪北人
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必矣至營田
四局則成績具在公論難誣但當日効力差員亦不
無奉行不善所以賢王丁沒遂過而廢之非深識長算

者之所出也况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所貴持久乃可
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水
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前漢書記其
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復鑿之畝數
十石允始事難成事易賡續以終之則是中道而棄
之則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水利已興之後或招募農
師造作水器與夫逐年作何經理俾永無湮塞之處
應聽董事之大臣詳加籌畫雖
國家經費頒存節省然

皇上視小民如赤子凡有賑恤縱千萬帑金亦無所惜即如現在開通京師溝道已估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一省水利輕重較然况此舉乃以阜財非以費財也請又為

皇上一一數之天災國家代有而荒政之設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掛一而漏百漏卮百出補苴無幾不知擲金錢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雖有堯災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無弊之賑恤連年未價屢屢

聖懷盡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獲素裕自然二鬴有資臣訪聞直隸士民有云有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置之富饒始可居重輕漢武帝徙豪民於關中明成祖遷富家於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帑藏且雨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甚則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濶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為致雨之術其言固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

接踵告早而直隸自近年以來閏雨者屢矣謂政事之缺失乃

聖人罪己之懷諉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其實天人一理理數相因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變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為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有所宣導歲

竟有秋貨殖者早則資舟為國者倍斯無患是謂隱寓之河防抑臣更有進於此者今生齒日繁民食漸絀苟舍此不為經理其餘皆為末節愚臣區區以為盡興西北之水田盡闢東南之禁地則米價自然平減閭右立致豐盈但其事體至大請先就直隸為端俟行之有效另籌長策次第舉行樂利萬年之基庶其在此伏乞

皇上與至忠憂國之大臣詳議舉行

畿內幸甚蒼生幸甚

勘議直隸水利應舉工程 乾隆九年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劉於義直隸總督兵部右
侍郎臣高斌謹

奏為查勘水利初次應舉各工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

諭旨查辦直隸水利事宜於九月十二日會集蘆溝橋公
同定議先從宛平良涿新雄由文壩等屬淀河一帶
至天津再歷保定正定二府共三十餘州縣逐加覆
勘所有各屬舊有淀泊河渠與擬開泉渠河道並堤

滄涵洞橋閘等項有關民間利病無碍墳塋沃產應
行疏濬開拓收蓄營治之處悉與司道守令暨地方
老民熟籌確訪審水性之強弱地勢之順逆民生之
好惡權以利害之輕重定措施之次第果於民生有
益不敢以費繁事創而議停其或成效難臻不敢以
費少事輕而率舉除地方去水稍遠令民人掘井開
塘以資灌溉之處現在飭令各府州覆加確議其河
浚工段撥用祿夫及各境內疏消積水溝道例用民
力足可辦理者無庸備列與現今勘過地方尚有遺

漏工程以及奏辦各工臨時尚須籌酌合宜臣等分
別應奏咨陸續補辦所有現在應辦各工謹分為十
二條並繪圖貼說酌定規條恭呈

聖鑒

一宛平良鄉涿州境內之牝牛正支各河宜疏濬以消
澀水也查宛平縣蘆溝橋南之北園窪及趙新店之
啞叭河並受西山一帶澀水橫穿九道由董公巷南
會趨通濟橋下歸良鄉縣之廣陽河良房二邑之雅
河及良邑東北之順水河溝黃管屯溝諸水俱入焉

又良邑之茨尾河受本境西北新莊佛耳門瀝水及房邑之懷坨新莊等溝諸水俱入為二河會三岔口入牝牛正河長四十里至涿州之佟村歸入拒馬河又三岔口北石羊村東有牝牛支河一道長三十餘里至涿州之呂村歸入拒馬河各河俱淺狹淤阻四州縣瀝水不能導送歸於拒馬大水之年各屬田畝多被淹浸至漫溢於宛良南北大道每致行旅阻艱今應將良邑上游宛房境內各河溝除照舊例勸用民力疏通歸入廣陽茨尾二河外其宛邑之北圖

窪趙新居店及房良二邑之順水河溝雅河良邑之管屯溝廣陽茨尾二河並良涿之牝牛正支河均應動帑挑濬深道以資宣洩其通濟橋舊有石底高於河底三尺橋空低矮有碍水道應掘去舊底將橋拆造起高再啞以河瀝水稍多即穿漫道新居店大道歸通濟橋應於趙新店之南地勢窪下處添建石橋一座以通往來此處大道與董公菴大道俱應即將挑河之土就使一律墊道通計挑河拆建橋座共約需銀八千零二十餘兩如此則四州縣之水有所歸宿可

免漫溢淹浸之患且河既深通水常注蓄而牝牛河
身內亦間有通泉之處如經歷冬春不致乾涸則通
河有不竭之流兩岸民田亦可漸冀有灌溉之裨益
矣

一新城雄縣境內之白溝河宜開濬支流以免漫溢也
查白溝河為拒馬之下流繞受京西諸水至雄縣大
灣口入柴伙淀自新城十里舖起至雄縣北關外止
數十餘里地勢窪下夏秋水漲往往漫溢出漕田未
道路俱遭淹汜查十里舖支路一道長四里又十三

舖支路一道長十三里皆以分減漲勢查白溝漲發
頃刻丈餘正河寬百丈數十丈而二支河僅寬三五
丈不遠仍復歸入正河且自十九岱折向西南勢非
徑直寔不足以資分洩應將二河開寬深又查十
三里舖高橋之南舊有蘆僧河一道自白溝東岸橫
穿大道經蘆僧村東南至雄縣一孫家嘴入神機
營浚計長六十五里上口四十里淤為平陸只十五
里之外涑遠村以下尚有河形應將此河開通分洩
白溝河漲汎直達西淀甚為得力但水下高橋不得

減洩其自十九岱支河南溢之水已將直南一帶民
田淹浸而沿河西北岸溢出之水又將新城縣南大
道之東一帶民田淹沒猶非釜底抽薪之法今應於
十九岱支河五里之下馮家營直南開河一道長十
五里至涑遠村接入蘆僧河於其盛漲始至即既分
疏暢注並以挑河之土於兩岸堅築子埝非惟河不
外溢其十九岱東南一帶瀝水亦有所歸宿數十村
之民田積患可除再自十里舖起於河北岸東轉北
至新橋窰計長二十五里應築土埝一道水不西北

溢而民田不憂巨浸矣向來新城南關大道地窪濱
河每遇有河漫雨霰行路為阻雖經修墊而河水為
患仍屬無益今河已經理大道亦應修墊自南關起
至高橋止築疊道十五里餘其十里舖南北二支河
及高橋新開支河上口東西穿通大道應建造木橋
三座再查白溝河下游至雄縣境內東岸有王克橋
支河長三十里下通神機營淀西岸有西槐支河長
十三里餘下通西淀皆以分洩漲漫用除雄縣南關
之險二河淺窄並應展寬深將河頭改挑迎溜以

免填淤二河通流蓄水則兩岸民田亦可引用通計
它河築埝疊道建橋共約需銀五萬三百八十餘兩
再新城縣西斗門柴泉二河藉消滙水以入白溝均
有淤澱應勸用民力疏通可以備蓄洩亦可以資灌
溉也

一趙北口以東淀內各支河宜分別開濬以資暢達也
淀池廣袤數百里為歸水之所滙歸而淀必有河以
為水道河又必有支流以暢疏消但支流之河身多
係淺狹易致填淤今詳查分疏要道急應挑濬者如

藥王宮前引河一道因西淀瀦龍諸水畢趨趙北口
橋下東注柴伙淀淀當白溝之衝每遇漲發扶帶沙
泥阻截上游諸水倒漾而西為患近淀各村乾隆二
年間在雄縣境內專闢藥王宮前引河以行西淀之
水不與白溝爭路今已間斷淤塞內除兩岸淤土應
照旱方泥濘方分別估挑其水中滯泥各工可用杈
耨無庸另估工價又保定縣之長青口河為東
河因約大緊傳送多阻南岸舊有灘柳河毛兒
灣並民人自開村北河溝皆以分洩張青口漲勢臣

等細加勘度濰柳等河分水有限村北河溝不能大有開拓應於張青口之地另開支河一道長八里計均寬五丈深六七尺不等濰柳河長四里毛兒灣下口淤處長三里再展寬疏深有此南北支河溝道則張青要津足資分洩矣又玉帶河之支流為中亭河自下河門上口起至三台山村止長二十九里與玉帶南北相對約五里許本不甚深每遇汛發則二河合而為一今自上口又復淤塞二十里愈無以為分洩之路附近村莊每被淹浸急應挑濬將窄處展寬

寬處於河底抽挑子河均深七尺以資暢達其西北之六郎堤長十里餘防洩水北漫為霸州新城田廬保障年久卑薄殘缺應行幫築高厚又玉帶河以東同河之支流有張家嘴河長十八里自河口至王家疃疽七里許河面僅寬一二丈深一二丈應行挑展寬深分減沿途水勢可免堂頭上馬頭一帶千里長隄之險又臺山趙家房兩河之中有古運糧河長四里今河口淤斷三百餘丈應行挑通既以分減兩河水勢且兩岸引灌文壩民田多頃臨河園地並成沃

壞矣且臺山河趙家房河木橋各一座應改置活板以通舟楫籌築所施乃無形之疏濬於河道商船俱有利益也以上挑河修堤改建橋座共約需銀一萬一千七百餘兩

一東波河道宜開通徑直以暢尾閘也查東波為衆水所匯歸自臺頭以下七十里至楊芬港入大清河由楊家河青光並鳳河下口以入於西沽而臺頭河口受子牙濁水壅淤歲需挑濬以行

陵督漕艘河身既因淤益狹河流復迂曲不順旁波各村

每有水患今查有勝芳舊河一道上承臺山趙家房二河之委徑幸張策城之南入楊芬港長四十里較現在臺頭達楊芬港之路近三十里東北直注形勢徑捷故土人名為照直河今河身埋塞二十四里餘應行挑開使水暢下寔於東波全局大有裨益其下楊家河自莊西至下河頭長三里許應展寬挑深又自莊東北至中河頭應裁灣取直三里許以順其勢又自家河分支之頭道河有淤斷處應開挑四里許接入楊家河再於下游青光之西至哈喇河口約長

四十里並開拓寬深歸入大清河皆可順流無滯而
宣洩亦速矣再勝芬河既已開通則為達津之要道
帆檣絡繹應將勝芬村東第三橋改建活板以便舟
楫往來通計挑河改橋共約需銀二萬八千九百二
十餘兩

一子牙河濁流穿淀宜另疏出水口門並築長堤分別
清濁也查子牙上游為滹沱河發源山西代州之秦
戲山徑直隸衡水縣合滏陽河北注大城縣王家口
入淀汎水漲發湍急難禦有東岸靜海屬閔溜二莊

新開子河分引渾水從牛欄河經老君泊歸獨流大
坑去王家口河約及二十里每年清渾並漲則平鋪
倒漾逾南數十百村莊悉遭淹漫及至汎退傳散浸
淤塞東西兩淀清河傳送之路日就阻截深為畿內
數十州縣水利民生隱患臣等詳加相度請於王家
口北莊兒頭起堵截子牙河下流另於現已淤淺之
陳家泊等處展開河身一道改溜東行合閔溜二莊
支河散行北注之水由第三鋪第六鋪當城金里河
楊柳青後出西沽紅橋歸北運河入海計長九十一

里餘約需銀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兩該處靠南一面係南運河高岸足資欄束應於靠北自莊兒頭西一里起就地勢高阜處議築埝一道直接西沽南疊道長九十五里並建橋築壩等項約需銀十萬六千九百七十餘兩自新堤以至運河西岸橫寬十餘里至四五里不等不虞泛溢河身按照地勢由淺而深建甌東下不致淤墊堤形兩面垣坡設該員典守議添岱船叔夫歲取完淤之土堆貯土牛加高培厚堤根多栽葦草抵禦風浪不虞坍塌惟河身中段自第三

鋪至金里河三十餘里逼近淀心窪處常年三四月間即得乾涸然旱方泥濘方不過一二尺以下仍多水中澇泥方價未免繁費應請准照部頒天津道成規則例分別估辦自此清潭兩河永不相混堤工即為疊道由天津至保定府車馬可通正順深莫各屬鹽糧重載均有緯路永免泛河風波之險均於地方大有裨益

一附近永定南北之舊減河宜並疏歸鳳河以消澇水也查永定北岸自固安十里鋪至葛漁城北埝舊有

減河一道長一百零三里洩京南一帶瀝水並胡林
求賢二壩水之下又自葛漁城至蕭家莊北埝外小
河一道長四十七里接連減河歸入鳳河現在二河
淺塞均應展拓寬深小河逼近埝根應向北開挖所
挑之土即加倍於埝埝之上又南岸壩州牛眼村至
馬家鋪土埝自馬家鋪至龍尾坦坡埝共長五十里
其下舊有減河一道分洩永壩一帶瀝水並清涼寺
仙務二壩減下之水今間新淤塞至龍尾以下東無
去路查舊河除現在寬深無庸挑開之各段外總計

淤塞應挑共約長二十七里餘再自龍尾以下之鳳
河十一里許應一并開挖成河以鳳河為出路俾數
十里減水有所歸宿即將舊河所挑之土加培舊埝
將新河所挑之土沿河堆積南岸以障蔽東浚南北
兩河既均歸鳳河而永定河入沙葉淀之水全恃鳳
河為下口所有鳳河間段淺窄之處總計長十五里
應行開挑一律深通則宛平固安霸州永清東安武
清各縣瀝水與永定下游俱藉鳳河轉驅入大清河
而全無阻閼矣再查金門間長安城壩下引河東股

自畢家莊歸津水窪長四十九里西股自金門閘石壩至張貴莊歸中亭河長一百三十里均應疏濬以消雨澤及壩下分減之水通計挑河築埝共約需銀五萬七千九百三十餘兩

一塌河沒尾閘淤塞宜急加疏濬以利宣洩也查北運河筐兒港減河上游在武清縣境內口門六十丈以天津縣屬之塌河流為過水之區由陳家口賈家沽道兩引河歸海歷因潮汐內灌泥沙淤阻每遇夏秋漲發減河來水俱屯積於塌河周圍六七十里民人

不得安業其減河旁流泛濫北運河並西之丁直沽至桃花寺地畝廬舍亦遭淹浸本年減河口門過水八九尺地方官竭力疏導至今未能涸盡應將陳家溝賈家沽道二河俱應開挖寬深丁直沽至桃花口議築疊道以資攔禦統俟來歲春融之日起辦完竣無悞春耕統計挑河築道共約需銀一萬九千九百二十餘兩臣等細查兩處出水引河原寬各十餘丈然以消上口六十丈之水仍有不敷又浚水東西四十餘里兩引河均在西南不能全洩應於偏東另尋

水道引流歸海方能速涸但東南一帶係寧河縣境沮洳一片現今難以躡探臣等再三籌畫須俟來年徧歷沿淀各屬通盤勘定另行續辦

一唐河宜由唐完等縣之舊有河渠引歸保定之府河也查唐河發源山西之靈邱縣至直隸唐縣之電水村舊有廣利渠一道引水灌田長七十里年久湮廢康熙二十四年居民開通近渠口十餘里乾隆八九兩年勸民疏濬續開八里電水等十餘村田畝現資灌溉二十餘里之下渠形斷續東接完縣之祁河曲

逆河蒲河長八十餘里均可相通由逆蒲河下接滿城縣之方順橋分南北二支南為金線河長九十餘里至保定城東二十餘里梁河橋西入於府河北為白草溝河長四十餘里至保定城西南隅入於府河府河東六十餘里為安州之依城河由新安縣城南歸入西淀計自唐河口至保定府河共一百七十餘里自府河至新安城南共八十餘里臣等自白草溝蒲祁曲逆等河並廣利舊渠直至唐河口親行踏勘地勢自西而東極為順捷河渠舊跡相承而下施

工亦易唐河水道就舊渠口引入形勢甚便寔可通
連開挑新河一道應將唐邑境內舊渠開寬三大完
邑境內之祁河裁灣取直開寬自三大至五大曲逆
一河淺窄迴環不可行水亦不能取直查曲逆之北
子城橋有乾溝一道長三里許應改由此處開挑下
接蒲河二里許歸入白草溝河均開寬五丈其金線
河用備分減水勢應開寬一丈深與白草溝相等保
定府河安州依城河直至新安城南均就舊河身內
開寬自五六丈至七八丈不等保定之護城河亦應

展寬三丈以通水道其上下游河身深淺應酌勘地
勢自三四尺至七八尺不等再唐河渠口舊有石閘
今已廢圮應擇新河堤畔高處另建大石閘一座遇
水漲盛即下板鍵閉俾全勢悉由正河南下不入新
河以免疎虞又金線白草二河口應各建石閘一座
水少則閉金線河閘令水全歸府城河下水大則閉
白草河閘令水由金線河歸府河下游平時則酌量
分減以資金線河兩岸民田灌溉之用又府河自城
南至安州寨頭村長七十八里內應建石閘五座蓋

此數里內地勢建瓴水難停蓄舊有上下二閘卑薄
淺缺今應拆去於下閘地方另建一閘並擇於清苑
境內小聖廟東建閘一座東安北建閘一座安州境
善馬廟建閘一座又寨頭廟建閘一座層層關鎖定
章程以時啟閉則水可常盈不缺將來塘河水入新
河魚滿城一畝雞距等泉匯入府河如果一律深通
水常足用則唐完滿城清苑安州新安各境內於河
兩岸建立涵洞開挖溝澮支分派引灌溉田土為利
甚溥蓋廣利渠民間舊享其利今擴成充成河則所

達更遠故民情皆甚踴躍且保定府河寬深直通東
西淀河舟楫過行商貨叢集亦於地方大有裨益至
於應建橋梁涵洞等項統俟河成後再為酌量地勢
水勢次第辦理統計河間各工約需銀七萬一千二
百餘兩

一河淀流長勢便者宜渠閘通引以沃民田也查天津
城南一帶地廣數十里東界海河地勢低下乾隆五
年曾於疏通積水寨內在城東南四十里之白塘口
村西開挑河一道長二十六里由三合莊至藥王廟

西通坡水窪又南十里許於鹹水沽起西至秋漢淀
開挑引河一道長二十七里俱以宣洩瀝水數年來
漸次淤淺且民田荒蕪早澇無恃上年十二月內
高斌於恭請

聖訓事案內奏請自天津縣護城河起由八里臺西至佟
家樓開渠一道接連賀家口舊有引河藉城東南角
之海河閘以通潮汐附近居民田畝水旱俱得播種
計用過銀一千二百八十七兩零今復加逐一履勘
縣南地形遼濶新河河渠尚未能盡地利應於八里

臺新開渠南由凌家口西南至陳家莊再開一渠通
至坡水窪又自凌家口東南由梨園頭東至大任家
莊復西南至藥王廟開渠一道入白塘口舊引河亦
通至坡水窪又自大任家莊北由柳店窪至何家園
開渠一道至李七莊徑凌家口亦通至坡水窪約共
周長一百餘里再將白糖口鹹水沽賀家口舊引河
三道於淤淺處一律疏通賀家口何家園地方各建
磚閘一座以通潮汐以司啟閉並於各村莊穿道開
河處建大小木橋六座則津城南鄉有數河環繞灌

溉又有大淀柳店坡水等窪以為停蓄荒蕪之地俱
可耕植旱澇均得有備矣又新安縣城南淀頭村坐
落堤上旁環五村有瘠地二百餘頃堤內有內水河
一道以蓄澇水堤外通白洋淀應於淀頭村南建閘
一座閘內開正支渠二十餘丈引水灌溉餘水即以
內水河為歸宿瘠地均可播種又段村東西共地百
頃中界內水河此處地形東高西下村西舊有石閘
以洩安州澇水應於村東另建一閘閘內挑正支渠
六百三十餘丈亦引白洋水灌地均以内水河為歸

宿並於村西舊閘內挑渠七百四十餘丈抵安州界
以洩澇水兼可左右引灌又安州城南洞口村東之
棚淀坐落堤內有地三百餘頃最為瘠薄堤外有主
家河通白洋淀應於河口堤岸建閘閘內挑縱橫渠
一千一百餘丈並於洞口村北疏渠一道長十里許
俱可引白洋河淀水以灌兩處田畝又霸州中亭河
北岸有拷拷園漁廠村高各莊五莊三台三四處地
勢平行瘠薄上年曾開堤放水今春早曠尚有所獲
應於堤內各建涵洞一座引水內灌四村田畝均收

其利又雄縣之大殷村南北東三面有堤以禦白溝河及西淀漲水堤內田畝數百頃潦即無從宣洩旱亦不能引灌今相度形勢應於南面王家房村設立涵洞一座以為引灌宣洩之徑實其中溝渠村民情願自為挑挖以上開渠並建造橋閘涵洞各工共約需銀二萬九千九百餘兩

一正定縣各泉宜開河引渠以成自然之利也查正定縣西有大鳴泉小鳴泉楊家泉石灣泉以及無名各泉甚多現資灌溉稻田百有餘頃泉之下流總俱滙

於城西之西柏棠村向由柏棠入護城滌泗二十里蓮藕魚蝦之利頗饒賦稱上則後城河堙塞水不能蓄轉以泛濫因仍由城西塔元莊歸入滹沱河亦經藁至城東響閘然不遠仍入大林濟瀉入滹沱亦不能久復於西柏棠建閘攔水悉由塔元莊歸滹沱矣棄有用之水助滹沱之勢甚為非計臣等細加踏勘應於西柏棠起挑河入里餘引水至護城河城河四面俱挑濬寬深使大鳴諸泉之水灌注存蓄以復舊規城南響閘稍北地名鳴子嘴全城河於此出水東

南由小林濟大林復東北折入蒙城縣之固營村南長十五里又東南歷黃莊小屯堤至枳照村長十八里俱開成河道其中因仍舊溝之處為多再鴨子嘴東北二里許有南北道溝長十五里經朱河村達於固營應將南道溝挑拓一律寬深北道溝就現溝身加以疏濬即可足用其鴨子嘴東北接道溝以河渠橋閘共約需銀一萬七千九百三十餘兩

一舊有營田渠閘宜酌加修復以利民用也查新安縣大澱浚地方有地千頃從前築圍營田四面環穿大

渠內外二道支渠四十道渠南建有西關閘引府河之水北注渠內又於浚北開挖新河一道計長三十里自容城黑龍江起引瀑河之水順堤而東由四工閘南注渠內夏秋之間過水有餘則於新河之東名南河閘洩入燒車浚其黑龍亦建有石閘以司啟閉雍正四五年曾經營成稻田三百餘頃嗣緣府河水常不足瀑河又每為上游之安肅容城截用應聽從民便改種旱田歷年已久渠閘遂日漸堙廢水道不通旱潦均無所恃臣等遂加履勘西關閘引府河之

水並與燒車等沒相通沒水長時亦可由閘引入灌
溉大澗淀內之地但閘座方位安置未協細加相度
應改建西北隅以順城河上游之勢其瀑河一道應
將安容新三縣境內淺窄之處一律疏濬深通飭令
各該縣立定章程按期用水並將黑龍口以下之新
河阻塞處挑挖使水勢通流暢達由四工閘入渠其
外圍大渠計長六千六百三十餘丈應先將此渠展
寬如式先籌引用府河瀑河之水以資灌溉俟來年
春夏試看河沒水勢如果應時足用再將內渠一併

動項開挑其支渠勸用民力普行挑濬以復舊規水
稻旱田聽民耕種自便各閘壩蓄水機宜另行詳勘
籌酌妥辦以垂永久又縣南堤頭地方亦係向日營
田舊址堤下府河之水由太平閘引入中渠自閘口
至劉家坎計長千丈渠形宛然應將挑挖深通勸民
自開支河引水灌田可三百餘頃又任縣關城村坐
落千里長堤南臨白洋沒北有月堤一道臨沒建有
磚閘引水至月堤內又於月堤建木閘三座三渠導
水至閘外支分九道灌地九十餘頃其地南高北下

安州容城北來澗水過多則近渠各地被淹舊築有土埝一道以禦澗水涵洞五座使渠水可以北屆澗水可以南洩今渠埝涵洞俱淤阻澗缺應將各渠俱為疏通合共長二千八百六十餘丈舊埝涵洞均為修整庶民田漸得灌溉之利又文安縣之蒼耳澗舊築田日以堙廢應於園內南北挑渠一道五長五里餘添建南北涵洞二座以資宣洩灌注又雄縣之留通李郎二村舊設涵洞各一座引水灌地營田今查涵洞過高應為落低三尺又霸州十間房園埝內共

地五十餘頃葦藺地八頃餘現在民種官分租利每年額解通倉稻米並雜糧變價銀數百兩今相度情形園內溝渠尚未周備應於可種稻田之處四面再北舊溝環曲共長六百餘丈亦應開挑俾水泉環注為附近東關一帶民田引灌之利其西北柏棠關應改建大石閘一座鴨子嘴建石閘一座以司啟閉再各泉河俱總匯固營以南達枳照村以下歸入滹沱為下口應建石閘一座水小則鍵閉以資灌溉水大則啟放以備宣洩舊由塔元莊並大林濟洩水之河

口俱行築壩堵塞如此則各泉河往復交注於民田千頃之田承以支築均可旁引四達應聽自行挑挖營田灌地隨其所用又正波城東北隅舊有旺泉今已淤塞其下溝道尚傳旺泉之名據正定縣知縣嚴裕銓訪查挖掘已得泉眼數處水流頗盛如春旺達則自東西上寨等村因舊有溝道開通亦東抵固營與大鳴等泉周互灌溉其利甚溥再查城河四門應建木橋七座統計開建挑小溝以便高下節次引灌並開蓄水渠一道即以挑渠之土幫築東堤以資捍

衛更有裨益通計挑渠築堤閘座涵洞共約需銀四千九百六十餘兩

一營田應順民情借給工本以廣水利也查正定府屬之井陘縣有綿蔓河一道長流不竭冬亦不冰由平山縣境歸入滹沱河該二縣民人於各河灘地內築壩開渠引用綿蔓滹沱等水營治稻田井邑已營成者三十九頃平邑已營成者三百三十七頃現在自備工本營治將成者二十餘頃茲據井邑民人呈請於縣北之段莊威州村西灘地內築壩引用綿蔓河

水可以營治稻田三十餘頃又平邑民人呈請於縣之南莊等村東黃埜灘龍王堂三處均築壩引用滹沱河水南莊等村可以營田三十五頃東黃埜灘可營田六頃龍王堂可營田十一頃據并陘縣詳請借給民人工本銀三千七百七十二兩一錢二分平山縣詳請借給民人工本銀五千五十九兩九錢六分俱按照十年完繳營成之後照例陞科其渠壩等工聽民自行興修等因臣等因親赴各營田處所勘驗均實係應行修治可望成熟之田所請工本銀共八

千八百三十二兩零應照數借給俟請領部項到日發縣給領臣等因查正定各屬如正定縣之西漢等二十七村莊引大小鳴泉楊家泉韓泉諸水營成稻田共計一百一十餘頃新樂縣屬之中同等七村引用泉水營田共十三頃二十餘畝行唐縣屬之和合等五村引用蓮花泉水營田共三十三頃五十餘畝靈壽縣屬之文武頭等四村引用磁河之水營田共四頃九十餘畝阜平縣屬之王快西河灘贊皇縣之上四門等處各引縣境河水營田亦有些餘再定州

小蓬瀛七會
境內西板唐家莊等處引用白龍黑龍二泉水清河
諸水營田共一百六十餘頃以上正定府屬並定州
八州縣通計成熟之稻田共六百六十餘頃而接連
營田地面尚可開拓經營者如平邑之閔興舊興二
村南灘地五十餘頃已營成二十餘頃因村民爭用
水口未經立定章程現飭該府查議或該村民人自
備工本或官為借給再行續辦以廣利澤以上應辦
各工另列料估清摺共約估需銀四十七萬三千四
百餘兩請將直賑項內先撥銀五十萬兩列直以便

預為料理俟春融後次第興工再行另造各項清冊
題估請銷伏乞

皇上睿鑒

查勘浙江海塘 乾隆九年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吏部尚書協辦
戶部兼管三庫事果毅公 臣 訥親謹
奏為遵

旨勘視浙江海塘情形等事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海塘情形亦着訥親就近由江南前往勘視欽此 臣
於四月十三日自浙江省城先至海塘眺者潮勢次
看各處塘工自章家巷以西至杭城之南係土塘二
十餘里塘外老沙綿亘久經民灶種植現在阡陌彌

望其章家巷以東一帶柴塘自華家街西與土塘相連二千四百餘丈塘外老沙寬自四百餘丈至三千餘丈高處與塘平甚屬穩固華家街東與老鹽倉石塘相連一千八百餘丈上年因湖水臨塘間段建築竹筴堤高五丈以護塘根今亦漲有高沙五六七尺不等埋筴不見高沙寬三四百丈並外漲新沙共一千餘丈海寧城外遠塘高沙有生草者自寧邑西至老鹽倉東至尖山東西兩塘新舊石工櫛比鱗次塘外高沙寬自百餘丈至八百餘丈高沙之外新沙寬

自四五十丈至四百餘丈通勘全塘自尖山以西直至杭城一律沙護塘根溜遠沙外現在各工寔屬安穩至老鹽倉迤西柴塘現經議准改建石塘每年以三百丈為度分年分限漸次辦理等因在案臣細閱塘工情形惟視海沙坍塌以為平險老鹽倉一帶柴塘向因江海迴流乘潮冲刷遂成險工初非正溜移注故一經漲灘即得化險為平但潮患常在北岸漲沙每被衝齧未可盡恃臣細加查詢浙省江海水潮向由蜀山之南中小壘出入其近海寧之北大壘近

蕭山之南大壘悉皆漲沙寬濶是以杭紹二郡共虞
安瀾迨後中小壘漸就堙塞江海大溜悉由蜀山之
北一日之間潮汐再至江流逆遏其上受阻之迴溜
與洶湧之潮勢兩相激盪兼以潮至多挾風雨東南
風猛則水勢全趨北岸故衝激漫溢種種為患若將
中小壘故道開濬深通俾潮水江流循軌出入分減
北大壘之溜勢則上下塘悉可安堵無庸多費工築
寔為經久之圖即中小壘有不能遽行開通之勢查
潮汐情形與湖河等水迥異其日月衰旺既有期信

且隨長隨落為時非久當其暴至固費防護及乎甫
退便可施工若將險要處所酌量機宜多建坦坡木
石戲壩俾其挑水掛淤寔為扼要之法如盤頭稍越
塘外竹筴列置塘根即可擋浪掛沙乃其明效蓋有
高沙則塘根即資鞏固有新沙則高沙不能坍塌柴
塘一帶若辦理合宜使沙益堅積水不通流不但
必改建石土向後並可免擔險之勞費是惟在該管
員弁平日隨時相機善為經理以期有備無患不
可盡恃沙漲以為安亦不可妄矜潮汐以為險也至

藍平二邑東接江南之金山縣界舊有石塘俱經隨時修補足資捍備蓋因該處係暗潮增高不比杭寧有江海相激之猛故塘工歷久不致大有坍塌再結興府屬之山陰會稽蕭山餘姚上虞五縣沿江沿海塘工節年修繕支銷有案詢之撫臣據云現在並無坍塌總因江海大勢下趨南岬故各處堤工易於培補也至於新築魚鱗大塘石工六千九百餘丈內附土塘魚以外擁漲沙將及塘身之半與舊有塘一律綿亘尚屬完整現據該撫報部查銷在案所有臣勘

視浙江塘工情形理合恭摺

奏

閩伏乞

皇上聖鑒

請修湖北堤岸 乾隆九年

刑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事務臣鄂彌達謹

奏為楚北堤工最要謹陳修築事宜恭請

聖訓事臣惟全楚吐納衆流而楚北為尤甚現於議覆臣

臣張漢請疏水道摺內將江漢情形備呈

聖鑒竊以為疏洩之法勢固難行而修築之功寔不可緩
武漢各屬城郭都會逼臨水次環水而居者半以水
邊地畝為生涯全賴堤塍以資保護其險要之處有
亟宜增築防衛者謹分晰言之武昌郭外江面約寬

七八里許受荆江湘江之洪流自洞庭大湖直瀉而下勢如建瓴繞城之西北東注其城西之望山門至城西北之草阜門業蒙

聖恩砌建石堤聯屬鞏固惟城西南之保安門外有金沙洲洲中腴壤滿目烟戶約以萬計洲之左偏為蕎麥灣緊臨大江向有老堤一道長二十五里外防江漲內衛民田寔金沙之隄防即武昌之保障也祇緣江流衝激日漸崩坍乾隆二三年間卸去堤身六十八丈刷進堤脚二百餘丈嗣後於老堤內築月堤一道

然而工程單薄江勢洶湧久經衝決至今尚未修築昨臣親往蕎麥灣一帶踏勘江岸情形如屏似削堤之相連不絕者加淺詢知金沙一洲歷來有街八道今已潰其四道若不及今堵衛不獨洲內民廬地畝將胥而為水而江水直灌城根即現在沿江石堤恐亦難免衝刷之患臣相其地勢須再退入灣裡築大堤一道先於根底密釘排椿填築以固其址然後於上增高培厚庶永為不拔之基此武昌堤工之最要者也臣又查漢江險工莫如安陸府屬之沙洋而沙

洋之險又在水府廟鄭家潭等處現今動帑修築沙
洋大堤二十里足資捍護特是漢水日就南漲每遇
伏秋迅發堤脚難支昔人於險處每築一堤必退築
月堤一道或兩道重層障禦所謂一包三險也今沙
洋之堤除舊有月堤者不議外如鄭家潭水府廟諸
處並無月堤目今堤身瀕近河干不過數弓設遇暴
漲人力難支亟宜添築月堤此安堤之最要者也伏
查蕎麥灣之堤估計約需銀一二萬兩沙洋之月堤
計長二千餘丈需費約近三四萬兩前督臣阿彌塞

現經題借帑本一萬兩營運以資歲修臣請再借帑
銀四萬兩合之前次成本共五萬兩分交武漢行舖
按照每月一五生息每年可得息銀九千兩不過三
五年間兩處大工次第克舉陸續歸還成本臨期酌
量留存以為逐年歲修之資其於
國帑既無虧損而楚省人民之仰戴

聖恩寔無涯矣又查潛江天門二邑縣治地勢低窪一遇
大漲浸城過半現在檄飭修護城堤第潛沔諸州縣
均係按畝派夫其在豐稔無事之年尚可勉奮趨事

設或堤岸潰決又值年穀不登伊等謀生不暇碍難計畝科工往往公則官墊私則民貸否則束手無策臣請於現在捐監穀石撥十萬石分貯沿江各州縣常平倉內名曰江防倉穀或遇堤決歉收之年按堤計夫酌借無力窮民俾得踴躍赴工俟工畢之後按年征還於倉貯無虧於民生有益此亦沿江州縣之要務也又襄陽府之老隆龍石堤計長十里古有子堤重重迫近府城現今子堤已多坍塌每年着落地方官粘補僅歲修銀三百餘兩寔不敷用查襄陽府庫內有軍需銀二萬兩積年收貯臣請撥五千兩交襄屬當舖生息每歲可獲息銀九百兩合之歲修銀共可千餘金以為頻年修築之用官不費而民無累亦地方之利賴無窮者也

陳湖北水道情形疏 乾隆十三年

湖北巡撫臣彭樹葵謹

奏為敬陳查明水道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二月內抵任後接讀

諭旨將湖河灘地禁止侵佔一案作何辦理之處查明具
奏隨經檢查舊案以楚省積水之區俱係納有糧課
并非官湖可容侵佔至湖邊江岸隙地私築小垸歷
係嚴行禁止等因聲明覆奏在案半載以來臣時時
留心體察兼採輿論乃知其間仍有尚瀆籌畫者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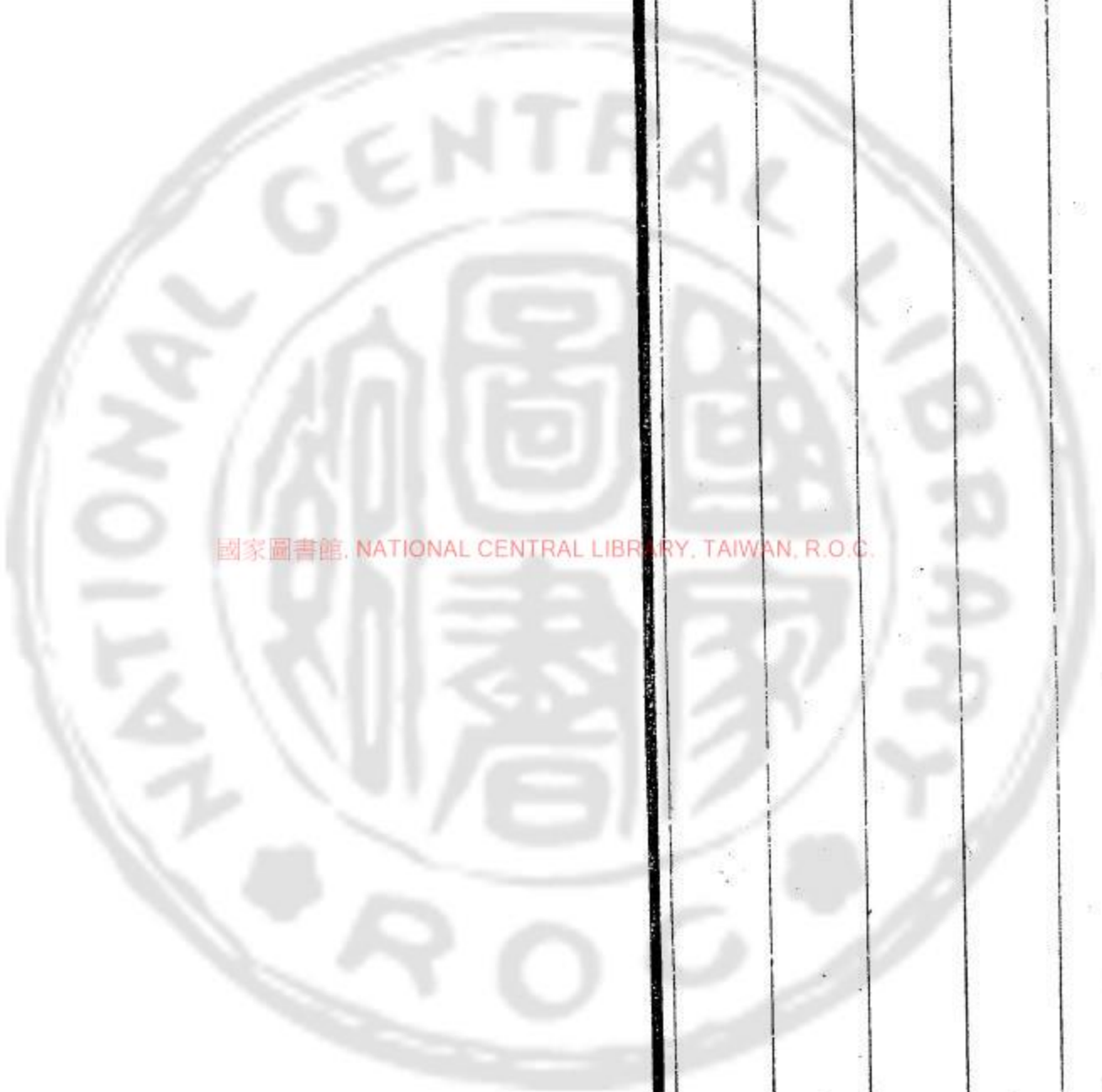
少一阻水之處即多一容水之區則私坑之禁尤不可不既乎其寔也查荆襄一帶江湖袤延千有餘里一遇異漲必藉餘地以資容納考之宋孟洪知江陵時曾修三海八櫃以設險而儲水後豪右據以為田汪葉力復之又荆州舊有九六十三口以疏江流會漢水是昔之策水利者大都不越以地予水之說也自滄桑變易故迹久湮現在大江南岸止有兜渡調絃黃金等口分疏江水南入洞庭當汎漲時積殺其勢至漢水由澤口分派入荆夏秋汎漲又上承荆門

當陽諸山之水匯入長湖下達潛監瀰漫無際所恃以為蓄洩者譬諸一人之身江邑之長湖桑湖紅馬白鷺等湖胸膈也潛監沔陽諸湖下達沌口尾閘也其間滌泗盤折之支河港汊則四肢血脉也胸膈欲其寬尾閘欲其通四肢欲其周流無滯無如三襄之水性濁多沙最易淤積有力者目之趨利如鷺始則於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繼則借水糧魚課四圍築堤以成坑在小民計圖謀生惟恐不廣而不知人與水爭地為利水必與人爭地為殃川壅而潰蓋

有自矣臣伏查舊節據荆宜施道屠嘉正安襄鄖道
王槩議將未有之垸不許修復詳請飭遵補偏救弊
誠為允當惟是利之所在民間每不憚百計以求勝
而地方有司未能規及遠大少不留意則私築之弊
仍有不能免者縱令道府親查而曾否加添究屬無
憑臣再四熟籌竊以為積習既成挽回非易今欲復
三海八櫃之舊勢誠不能亦祇杜其將來而不使垸
之增多則當先查其現有而確知垸之定數現在惟
有檄飭各該州縣於各冬春之際親行履勘將闔邑

所有現垸若干各依土名查清造冊由府核定賫送
各衙門存案嗣後即以此次所查著為定數聽民安
業此外永遠不許私自加增即一垸之內亦不得再
為擴充仍令該管道員於本年出巡之便逐細詳查
加結具報則有無增添按冊可稽而各州縣之寔心
奉行與否亦可藉以查核勸懲至此後遇有淤灘原
係民間納糧之地或種麥豆或取柴草均聽自便但
不得另築垸塹以防水路如此則愚民不致因小失
大地方有司亦不敢姑息怠玩自貽叅處而與水爭

地之錮習或可少息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奏疏卷四十五

蕭山 朱樞 雲木 編次

經野

水利後

請修豫省河渠

陳宏謀

議開河弭患

袁日修

山東水利工程報竣

阿爾泰

水利工竣繪圖進呈

同 前

議濬復豫省漳河故道

方觀承



籌蘇松等屬疏濬事宜

莊有恭

請濬山東河渠

富明安

請濬安慶漳葭港河

裴宗錫

勘議豫省洹河設閘堵閉

何燁

請濬滇省海口河道

劉秉恬

濟水考

彭元瑞

禹貢徐州貢道考

同前

再陳徐州貢道考

同前

請修豫省河渠

乾隆十七年

河南巡撫臣陳宏謀謹

奏為請修緊要溝河以弭水患以卹災黎事竊照豫省

歸德一府在省城之東南所屬商邱夏邑永城等縣

地處窪下上承開封等屬之水下達江南宿州等處

舊有之河日漸淺窄每過夏秋雨水略多河不能容

水漫平地即成水災歷考從前自乾隆四年至乾隆

十六年計十三年之中歸郡九州縣成災者八年歉

收者三年中等有收者纔二年幾於無地不災無歲



不賑現在倉穀空虛有止儲穀百餘石及數百石者
連年賑給皆由遠近撥運即使今後設法備貯而時
有災傷有借無還倉儲仍歸空虛小民年年望賑風
俗亦漸刁疲矣先經前撫臣碩色奏請疏通河道續
經撫臣鄂容安逐處相度奏請將豫省淤淺之處次
第開濬並多挑溝渠以資容納近年地方官督率小
民開挖小濬頗多祇緣下游江南宿州境內之梁家
橋翟家橋河道淺窄又有砂礮阻遏尾閘未暢徒開
上游亦難宣洩且恐倒漾為患是以未即興舉臣到

任查勘災賑所到被災地方就其水到之處得其受
災之由歸德一郡之水均由永城以達江南臣由永
城縣直抵江南交界之所宿州等處閱看豫省河流
去路如宿州境之渦河一道業已深通直至淮河從
前阻塞之巴濬如梁家橋翟家橋等處業經河臣高
斌

題請動項挑挖另開越河改寬橋庠座已濬之水由灘
河以入洪澤湖經部議覆奉

旨允行現在興興工疏濬則江南下游業已通暢豫省歸

歸一郡之水不患尾閭不通惟患中多壅積正宜及早開修以廣宣洩臣一面將豫省濬河何者應歸民修何者應歸官修委員分別勘估一面先將查閱緣由恭摺奏

聞今據布政使富勒赫具詳行據委員等逐段勘丈分別民修官修估計具詳前來除商邱之沙河陳梁河夏邑之毛家河岐河虞城之永豐濬惠民濬夏坡河橫河永城之色河濬河或係交流小濬或止間斷淤淺工段無多均令地方督率民力挑濬外其商邱境內

之豐樂河自朱家雙廟前起至夏邑交界之響河止計長二十四里一百五十四步零夏邑境內之響河自商邱縣焦家莊起至永城之交界已濬河止計長六十七里二百七十步永城境內之已濬河自夏邑縣交界朱家橋起至梁家橋江南交界止計長九十五里三百三十五步均為該處管水洩水之幹河河身均已淺塞急宜挑挖寬深非民力所能勝任又商邱縣南門外有古宋河一道下達江南之渦河河身淺窄紆回宣洩不利以致西來諸水均匯集于府城

內外常年不消應於河東西附近城濠處各開引河一道並將舊有古宗河挑挖寬深以資宣洩保護城池地畝並添設板橋三座永城縣加幫護城隄一道以上各工共估需土工料銀六萬六千六百餘兩查有續收之輸工銀十萬三千餘兩前撫臣鄂容安奏准存貯留充地方公用如蒙

俞允請于此內動支查商邱夏邑永城皆今年被災較重之地一入新春加賑已畢乘此將緊要工程接續興修災地貧民得以趁食工程亦可速竣統責成知府

陳錫輅督率監修再委道員往來稽查仍令藩司另造工段土方工料銀兩細冊咨部查核再所開各河內惟永城已濬河為諸水咽喉此一帶地勢本窪所有挖河之土即於兩岸築隄倘遇上游水多下游地低一時難洩聽其稍為停蓄小水之年岸即為隄大水之年以隄為岸均不至於四溢為患仍開涵洞以洩濬水其築隄之費不另請開銷惟隄外之河灘地畝久已成糧今已開河築隄內之地可無水患隄外之灘地難免受淹永城之民頗有藉名求賑之惡習

請將堤外之灘地額糧豁免聽民種植蘆葦等類將
來如水浸堤根河灘被淹亦不報災庶免灘民年年
希冀報災請賑也其所挑之河所築之堤均責成地
方官分段交於有地之戶年年挑挖修築每年於春
融之後夏汛之前委員會同地方官查明出具河無
阻淺隄無殘缺印結通報河堤常保無虞幹河既通
凡近河受水之處均可多挑小溝洩水入河歷來受
水之區可以免於災患較之年年報災放賑所省寔
多而歸德一郡官民永沐

聖恩於無既矣

議開河弭患乾隆二十二年

欽差吏部侍郎臣表曰修侍郎臣夢麟山東巡撫臣鶴年
謹

奏為請挑濬引河以疏積水事竊臣表曰修臣鶴年於

六月之初在於峰縣韓莊之迤西查舊有伊家河一

道道雖河形尚存而淤梗已久是否開通得以疏消湖

水臣等遽難定議應俟委員確勘再行查辦具摺奏

聞在案臣表曰修即前赴江南徐州等處查辦一切臣鶴

年回省之後即委布政使阿爾泰運河道李其會同

確勘是否可開有無利益據實稟復今據該司道稟稱會勘得伊家河舊有水海形跡寬一二丈深一二尺不等隨沿河往東南復勘相度形勢及入運處所其河身段落自韓莊迤西舊有河形之伊家河開起至江南之梁旺城入運計程六十九里七分零長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三丈河頭高於河尾一丈九尺四寸所開河面自應加寬但據泗河通判張克儉稟稱逐處挖井測驗下多砂礮剗挖需時恐悞放水未便加寬原擬河面只寬七丈似覺稍窄令議定開寬八

丈底寬四丈深一丈二三四尺不等其河尾入運之處挑寬十丈使湖水得以暢流河頭處所係江南利國驛驛路所經請照兩江督院所議於河頭建滾水石壩一座按河身寬八丈壩座金門應寬十一丈有零並酌建石橋以通驛路所需土方滾壩各工料原估需銀十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六兩零今河面加寬一丈土方銀數加增另行估報如有河身開至民間地畝之處亦即照例查辦等因值臣夢麟到濟共相斟酌至韓莊詳悉相度洵屬應行之事至徐復與臣

表曰修籌辦意見亦復相同臣等伏查徽山湖積水為患以致濟金魚等村莊久被淹浸時屢

宸衷諄諄訓誡惟期民生永奠衽席早登我

皇上宵旰圖維仰見匪朝伊夕臣等敢不竭力籌辦法疏消以上慰

聖懷惟是湖河一片去路甚微運河之水年來又復盛漲而旁洩運河之漲者全賴支河分疏暢達無滯今河清等開越河業經兩江督臣尹繼善酌議開寬廬口等處又擬堵閉入運之水既系則來源漸少亦可日

就疏消其下游之駱馬湖臣夢麟臣尹繼善會商挑挖菱溝港河二道由漣河入海以資分洩至伊家河實為徽山湖宣洩扼要之區今速行挑濬與荆山湖口三路爭流則奔騰無滯直注八閘之外微湖積水自能遏掣而下臣等再四詳查自應如該司道所議迅速辦理謹繪畚貼說恭呈

御覽伏候

諭旨欽遵臣等現在商酌擬派充沂曹道徐鐸運河道李清時督辦並分派段落專負經理於九月初七日興

工容臣鶴年另摺恭奏外臣等仍不時往來親加查
勘務期速竣厥工庶上游可資宣洩而下游亦無滙
注之虞除移咨督臣尹繼善河臣白鍾山撫臣陳宏
謀高晉胡寶琛外臣等謹會同河東總河臣張師載
合詞恭

奏伏乞

聖鑒訓示

山東水利工程報竣乾隆二十五年

山東巡撫臣阿爾泰謹

奏為恭報通省水利各工全行告竣仰祈

睿鑒事竊照東省地方時罹水患上廛

九重東顧之殷設法疏通寔煩

睿慮乾隆二十二年勅帑開河濟金魚滕嶧五州縣洩出

地畝二萬餘頃積淹之區皆成沃壤

鴻恩所被決髓淪肌臣仰荷

聖主隆恩畀以封疆重寄欽承

恩命朝夕殫心凡有關於水利河務者尤通盤籌畫徹底講求臣查東省帶山負海府分西七東三濟東等七府以運河為關鍵以入海為歸宿伏秋大雨時行之際坡水匯注全賴河渠以資宣洩稍有淤阻即漫溢為患臣遂加勘驗如舊有河身及應開支河之處務考其來源溯其經由稽其分合尋其尾閘或宣洩歸湖由湖濟運或疏導入河由河入海自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四二十五三年以來各工並集次第舉行其二十三年間有動項興脩及量給半價并酌發食米錢

文之處至二十四二十五兩年悉勸用民力若濟東秦武之老黃馬類後駭馬津沙河等河共計挑挖六十餘道時節疏通暢流無滯雖工大役繁均如期報竣查沂州府屬蘭郯等縣地勢極窪十常九潦開河之後上年雨水極大而宣洩頗速田禾無恙似有成效本年正月臣又親赴兗沂等府詳加相度其蘭郯舊淹等處又令開魚梁艾姑卅山鵝蛋等溝洩坡地之水入于芙蓉燕子等河其挑掘之土堆置兩旁夯礮堅寔以資防護鄉民咸知為伊等田禾之計率

皆盡力恐後現俱完竣至運河民埝計長七百餘里
衛運道而障民田最關緊要今春大加修築用夫層
土層夯試雖不滲不漏官民踴躍寔屬事半功倍凡
各河堤埝殘闕卑薄之處俱令加高培厚修整完固
其魚濟等州縣沿湖地方向無堤埝者恐微湖水溢
涸出地畝不無復淹之處今沿湖悉皆築埝以禦湖
水以保田廬所有堤埝並令栽種榆柳槐楊等樹俾
根株茂密遮護堤身並資鞏固此濟東秦武充沂曹
七府開河築埝之情形也至東三府河道如登州一

府波流入海去路寬然向無水患惟春州府之淄河
萊州府之膠萊河此二河為東府關鍵亦歸宿于海
向俱淤塞應行挑濬緣工程重大經臣奏明分作兩
年勸用民力責成登萊青道趙之璧督辦在案若青
萊所屬樂安平度昌邑濰縣高密等州縣應挑之支
脈落藥五龍白狼等河共計三十餘道自上年至今
業經節次挑竣臣查淄河築萊蕪縣發源入博山縣
界經益都臨淄至樂安縣竟內蜿蜒三百六十餘里
由淄河門入海河身上寬下窄寬者百餘丈窄者僅

三四丈來源甚寬去路極窄地勢復上高下低流沙居半中多彎曲每遇發水疏通不及堤岸難禦今河身之彎曲淤淺以及口門阻塞俱經開直挑深惟窄狹處所兩旁俱係有糧民地遠議開它則斯民未受疏通之益先棄膏腴之利揆諸民情殊多未協且口門但可挑淤未便開除恐海潮頂阻水難下注則倒灌堪虞惟有勤加挑濬堅築堤岸以為疏導扞禦之計萊縣之膠萊一河為元時運道河分南北河心高處為分水嶺嶺左歸南嶺右歸北自膠州麻灣至掖

縣海倉共長三百七十里分隸掖縣平度高密昌邑膠州五州縣之境紉上游青州府屬諸安昌壽之水而南北皆歸於海河身綿亘寬者五六十丈窄者不過數丈歷年以來未嘗挑濬故淤墊甚多每遇伏秋坡水匯流不能宣洩即泛漲田廬居民為累今流沙淤淺俱已一律挑深河流自順可無異漲無如河身之窄者約長百餘里間段俱係民地村庄又極稠密小民安居已久殊難遽議遷移此又限于地之無可如何者其漫口現俱堵築堤埝亦皆修整而該河形

勢臣尚有鯁鯁慮及者查南係麻灣北係海倉時分
流入海可患奔騰直注之曠時海風間作風水相阻
如南風則海潮頂阻于南而麻灣之水不下北風則
海潮頂阻于南北而海倉之水不下更恐濬之大深
潮汐靡常倒漾之勢與淄河形狀一轍臣復周遭相
視再四圖維於無可籌辦之中曲為遷就之計查高
密境內有膠河一道其流直趨膠萊運河一時難于
容納每致漫溢今查有百畝一湖極為寬廣可以蓄
水將膠河之水導之入湖稍為停頓另于湖旁多開

溝渠使之分流而入膠萊河以達於海則水勢既減
其流自緩于該處居民實多裨益茲據該道趙之璧
稟報俱於四月內如式竣工臣恐各屬河渠令雖挑
挖深通若不時加修濬必致漸淤為患飭令地方官
于過水之時察看情形如有河流淺塞及蘆葦復萌
處所俱逐一標誌俟冬間水涸再加測量春融一律
挑濬芟鋤歲以為常則歷久可無淤墊之虞其一切
堤埝有無坍塌漫口以及殘缺卑薄亦于冬間查明
春融修整地方官同應挑河道一并開明稟報道府

存案工完候驗不至有名無實臣伏查通省濬築事宜雖皆綱舉目張然其中之條分縷悉尚有應行察勘者容臣再加相度以次辦理總之能減減地方一分之水即可以蘓閭閻一分之困以仰副聖主子惠元元之至意以上各工勸用民力者十之八九固由百姓感戴

皇仁共効子來之義實亦地方官盡心民事咸知董勸之方臣查明在工各員分別記功歸于本年

計典察核以示鼓勵所有東省應辦各工全行告竣緣由

理合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聖鑒

水利工竣繪圖進呈乾隆二十五年

山東巡撫臣阿爾泰謹

奏為東省水利各工告竣遵

旨繪圖貼說仰祈

奏

睿鑒事竊臣於五月初一日將開濬各河已竣緣由恭摺

聞十一日欽奉

硃批可謂留心民瘼但河道既多頭緒紛如其各繪圖貼
說奏來庶一覽明白矣欽此臣伏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天亶神明時勤俯察誠以支分派別非繪圖無以綜
形勢之全竟委窮源非貼說無以核修防之要臣查
東省濟東泰武兗沂曹七府以運河為幹以各河為
支所有各河非濟運之不足即洩運之有餘故來源
必須暢而尾閘務在深通臣謹按運河形勢查現濟
各河有循流直達與歸湖入運者有自運分流由河
達海者來源去路詳志繪明庶綱舉目張源流自見
至濟寧蘭郟等州縣或河身出水不暢另開引河以
資分達或地畝積窪久淹新挖旁渠以資宣洩並青

萊二府屬匯流入海之淄河膠萊白狼等河及新挑
已竣之福民等河臣節繁就簡擇其關於緊要者欽
遵

諭旨繪具全圖分別貼說恭呈

御覽其各河情形貼說未能備載另開清摺一并附呈再
通省舊有各河查無閑水利現在深通者未經會全
繪其有關已挑各河之來源尾閘者仍註明圖內以
備稽核合併陳明伏候

皇上聖鑒

議濬復豫省漳河故道 乾隆二十八年

直隸總督臣方觀承謹

奏為漳河亟須濬復故道恭摺

奏明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查漳河由河南臨漳縣入直境經廣平大名二府屬地方至山東館陶縣與衛河合乾隆二十六年秋汎於臨漳所屬之沙莊北岸漫溢下游成安廣平大名原城四縣數百村莊被水成災經臣

題報蒙

恩賑卹嗣經臣與河南前任撫臣胡寶琛各委道府會勘
由兩省藩司公議挑淤築壩使水歸故道比因漫口
在臨漳而為患乃在直境成安等四縣士民情願捐
備工料令臨漳士民亦出一段按五股均攤協力辦
理工竣並經臣移咨豫撫委員會同直隸汛員駐工
防守上年入夏以後水由正河已屬循軌因閏五月
雨水連綿盛漲疊至草壩被衝過溜臨漳境內羊羔
村以上八里已刷有河形過此則散漫於成安廣平
大名元城各境內水至大名復分五股旁溢於山東

邱縣復入直隸之廣宗由鉅鹿歸入寧晉泊內臣委
永定河同知滿保前赴漫口詳加察看前工祇因就
正河淤處挑濬而建壩處所又稍覺堯灣水勢下墜
致被衝刷現在漫口溜走七分正河溜止三分今應
將河頭改上百餘丈使之迎溜得勢其下河身淤處
挑比漫口加深約長五百丈於河頭分流處堅築大
壩長一百八十長丈高一丈截其北溢之路又於壩
東接築土堤長五百餘丈底寬六丈高一丈攔截河
攤抵正河而止估需工料銀八千餘兩據該道府議

稟此次不便復用民力大名道楊開鼎大名府姚之
德廣平府周元理并所屬十七州縣情願公捐副用
業於上冬購備物料臣於新正遊泲永定河熟習搭
埽弁兵二十二名前往關會豫省擇於開凍後興工
趕辦三月內完竣尚不至有悞秋耕詎新任彰德府
李訥臨漳縣張光熊忽生異論謂築壩則遂流倒灌
不但臨漳城淹沒堪虞即赴近村莊恐先歸於烏有
惟有因其自然於下游廣大所屬多開支河引入大
河等語具覆大名道轉稟到臣查臨漳縣逼近漳河

其為患與否惟視河流之通塞與河莊漫口築壩全
無關涉今築壩開淤使水歸正河一路則濁河不致
分勢有水緩停沙之病兩省均有利益是以前工兩
省合辦臨漳出夫直省給值工完之後委員會同防
汎官均無異議今不過將所挑河頭移令迎溜所築
之壩移近河頭與上次所辦並無二樣何致利害頓
殊輒相沮格蓋因該府縣皆非前經經辦之員又見
臨漳改溜處所已成河形水有約束遂因顧下游數
邑田廬淹浸直欲以隣為壑耳查正河經流一百數

十里現在深通所議挑河濬淤工作祇五百餘丈乃該府欲於下游多開支河引入大河所稱支河惟元城莪井村以下十餘里悉係平田何能另開河道容納全漳語既乖謬至其詳請咨商會勘意在遷延不辦以兩省公同勘定之事何須另勘且連年被災之地豈容又誤秋田臣已飭交大名道府督率辦理並恐彼處無知士民窺見府縣意指藉端阻撓議於成安廣平附近村莊撥夫前往尅日興工一面將下游元城館陶交界地方移會東省查有停淤一律疏浚

深通以暢尾閘之勢但事關隔省臨漳縣府皆係新任既存畛域之見又復不暗諳河務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勅知新任河南撫臣葉存仁飭委原辦之河道吳虎炳會同大名道楊開鼎悉心妥辦臣並俟葉存仁赴任經過保定之時與之面論事宜一併飭屬遵照所有該處河壩情形理合繪圖貼說恭摺具

奏

籌蘇松等屬疏濬事宜乾隆二十八年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奏為酌籌蘇松大三屬疏濬事宜仰請

聖訓事竊臣在浙撫任時適上年秋雨稍多風潮稍大湖水漲越二旬退不盈尺親赴嘉湖一帶察勘知由水歸太湖之路不暢並疑下游歸江歸海之路亦或有壅閼曾遣浙員來江查勘究以事在隔省難得確切因先將浙省通湖淩港必如何大加開濬不致積水難消飭行司府籌畫議詳曾經恭摺

奏明正議舉行臣又蒙

恩命調撫江蘇經浙閩督臣楊廷璋撫臣熊學鵬用臣前
議請將湖省州府屬之七十二淩酌用民力以時疏
濬奉

旨允行並於摺內聲明江南之太湖出水之處有無淤塞
應否疏濬咨臣查明行辦臣自工冬受事即為博訪
周詢并遊委留江效用原任知縣張世受等遍歷蘇
松太各屬確勘由湖歸江由江歸海之路窮源竟委
循幹達支將何處壅閼應與開寬何處淤淺應加深

濬並為酌估需費茲據陸續繪圖開摺前來臣綜覽
全局竊見太湖居蘇常湖三郡北受荆瀘南受天目
諸山之水匯為巨浸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為要
三江者吳淞江委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已湮建明永
樂間開黃浦江寬濶深通足當三江經吳江震澤吳
縣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
十州縣之境其間港浦縱橫湖蕩錯雜大概觀之無
處不可通疏無地不可分洩亦可安于無事然百節
之通不勝一節之塞數港之洩不及一港之壅則其

勢必有可阻查大湖出口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如
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鮑魚口大缺口為湖
水穿運入江之要道亦無不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龐
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淑浦等處內稱寬濶深
通大資宣洩通來民間貪畜小利遍植菱蓮圍築魚
蕩亦多侵佔臣本年正月因查勘松大海蕩親至劉
河竊見現在河形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艤舟待潮
崑山外濠為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婁門外河
為江原出運咽喉河面僅寬三四丈不等平時無事

雖無闕礙偶遇秋霖四水匯入江身淺窄先為本境
之水所佔必俟境水稍退然後河水得出而上淤已
多所淹矣東南財賦重地水利民生大計急宜早治
今臣等籌所以治水之法其運河以西太湖出水之
口但就其有港可通之處為之清釐佔塞規仿田額
務使水流得以迅速但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除黃
浦為浙西水口現在尚屬深通但於河口挑除新漲
蘆墩三處足資暢洩無庸大辦外其吳淞江自龐山
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處所疏濬

寬深務於上源所洩之數足相容納其江身中段一切植蘆挿籬及冒佔水面之道查明盡數剷除嗣後仍嚴為禁止其有去海太近建置非宜難於啟閉者另為酌量改移務令啟閉得宜足資宣洩而海口之淤亦將分挑而自去凡所應辦之工臣與司道再三籌酌業已粗具規條第工段較長約略估計所需雖覺浩繁然散在十二州縣通力合作亦所出無多此本為田疇起見如興舉有成無論業佃皆得永叨利賴民間聞有此舉皆樂於趨事願以民力為之但用

民之力慎選董事分段督修仍需官為督率若待鳩集財用而後興工不無稍稽時日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准於公項內先行借動酌籌辦理於蘇松太三屬得仰宣洩灌溉州縣今年按款照數徵還則民力可紓大工可期速集如蒙

恩允臣當親與道府大員再加覆勘估需數目立定章程另行具

奏並即於今冬漕務事竣以次興工務於二三月通工歲事則東南億兆咸感沐

皇仁無既矣

皇仁無既矣

請濬山東河渠 乾隆三十五年

山東巡撫臣富明安謹

奏為奏明挑濬河渠以弭水患事竊照地利農田皆關民生本計理宜加意講求隨時修舉以冀仰副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臣於去冬查勘運河之便見嘉祥縣之趙王河濬臺河蔡河鄒縣之白馬河俱逐段淤淺各河皆關運道民田隨經飭令各該縣揀立標誌勸民逐加挑^挖據報完工委驗如式又查濟南府屬之章邱鄒平長山新城等縣青州府屬之高苑博興樂

安等三縣向有水患臣於上年九月內巡查所至留心體察因章邱等七縣六百餘里中有小清河一道為各山泉衆湖泊之匯歸該河一幹兩支久經淤塞歷任撫臣屢飭籌辦河身橫跨數縣分隸兩府動多掣肘未及舉行臣於十一月間飭委候補知縣陳鵠等會同各地方官逐加履勘緣小清河自章邱長白山發源起東至新城高苑兩縣交界分北條為支脈溝又東至博興縣分南條為預備河其中條則仍為小清河河溝俱不宣入樂安之溜河海歸海今中條

之小清河消納七縣小河湖泊之水中多灘嘴淤腹阻滯河流其北條之支脈溝分小清上流水勢而尾閘八十餘里淤塞不通下壅必至上潰七縣民地在在堪虞其南條之預備河防小清下截頂衝於康熙年間開而未成有名無實雖於乾隆五年在預備河之南接挑福民河而地勢高亢年久漸淤不能分洩以致湖泊諸水散漫東趨樂安之草橋八窪一帶糧田數千餘頃常被水淹或已經豁免或僅收蒲葦之利此兩府七縣之受病情形也欲弭七縣之患應從

下游之樂安始臣現擬於樂安之小清河挑挖灘嘴淤腹培高堤埝以防泛溢并將預備河舊形五十四里及支脈溝之對門圍左右八十餘里大加挑挖務使一幹兩支建瓴而下分洩入溜河歸海仍飭上游各縣將支脈溝及小清河上截一體挑通淤淺不特博興之夾河樂安之八窪等處數千頃可復膏腴即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等縣附近湖泊之地涸出必多與民生大有裨益各縣民居咸知利病切已俱願出力興挑無需勸帑但樂安工程較大應令上游

各縣幫辦庶幾衆擎易舉且與藩司尹嘉銓商酌轉飭各縣體詢輿情實俱踴躍請於春融即興工辦理再各地方官俱有刑錢職守恐未能專司其事查有原任澤縣知縣許承蒼原任益都縣知縣趙王槐均緣事革職交代已清例應回籍臣查該二員在東年久年力俱壯歷辦水利工程向有成效因委令協同候補知縣陳鵠查勘各河道俱有條理合無仰懇聖恩俯准將許承蒼趙王槐留於東省令其自備資斧幫同各地方官辦理小清河支幹各河事務俾贖前愆

小蓬瀛山會
如果實心出力容臣於事竣另行奏

聞請

旨理合一併陳明臣謹恭摺具

奏

請濬安慶漳葭港河 乾隆三十六年

安徽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請濬省城通江之河道以衛漕運以濟民生仰祈
聖訓事竊照安慶省城濱臨大江為吳楚出入之門戶沿
江均屬高阜難以蟻舟惟西門外舊有漳葭港河一
道上名老河上通潛山太湖望江三縣下達大江實
漕艘商船往來停泊之要區並該三縣衆流出納之
總匯後因江潮倒灌山水漲發遂致港口流砂淤積
日久漸成平陸前撫臣張楷任內曾於上游另開新

河一道奈地高水急重載逆流而上仍難進口凡有
往來船隻不得不在江邊灣泊設遇暴風猝起四面
俱無捍蔽波濤衝擊每有覆溺之虞是以安慶雖為
上江省會平時商賈船隻因畏江岸難泊往往過而
不留每年漕船克糧後沿江灣泊亦多不便今若將
老河開濬深通不但本省及江廣漕船均有避風棲
泊之所客商過往重船亦有內河收纜可望百貨聚
集民業有資且潛山大湖望江三縣田疇旱則引江
潮以資灌溉澇則洩山水以防泛溢更于農田有益

從前歷任撫臣屢經議欲興舉祇因公費無出未得
辦理臣往查勘緣老河故道東西迤邐有六百一十
餘丈新河在其上游南北僅長一百零數丈較諸老
河不及十分之二河身既短地勢復高水流湍急自
不若老河之身長水緩得以從容進口安穩泊船也
臣再三相度應將新築壩堵閉使漳葭港全河之水
仍歸老河故道庶往來重船易於進口停泊現在委
員勘估挑濬并築壩一道共約需銀二萬兩且慮河
流淤積每年必須有歲修經費庶可長遠深通一勞

永逸伏查安省捐修城工項下尚有存剩銀四萬七千九百兩零前撫臣托庸

奏明留為本省修城之用今通省城工告竣為時未久即偶有坍塌俱經地方官隨時修整所存城工銀兩現無需用之處似可暫為通融臣仰懇

皇上天恩即於城工存剩項內借動銀二萬兩為挑濬漳葭港河之用如蒙

俞允即於三月內動工興挑倘彼時江湖漲發不能即辦一面預備工料俟秋後水落即行挑築工竣核實奏

聞再查乾隆三十四年大學士臣尹繼善於停止營運生息案內

奏明各省如堤岸橋梁歲修項等項雖亦係領本滋生款項而以該地營運之銀即為該地公事之用原與收取息銀賞卹兵丁者不同嗣後改為籌備某事公用字樣通行遵照在案所有城工存剩銀四萬七千九百兩零內除借動二萬兩仍存銀二萬七千兩臣請將此項銀兩分給安慶徽州寧國三府殷實典商營運約以一分起息計每年可得息銀三萬兩歸還

原借款項其餘息銀除歲修使用外餘銀仍給典商
營運取息以作歲修經費即為籌備濬河公用字樣
以符定例如此設法籌辦則此河永無淤墊而糧艘
商民均沾利濟夫以修城之餘資籌濬河之經費以
公濟公於
國計民生似屬兩有裨益矣

勘議豫省垣河設閘堵閉 乾隆三十九年

河南總督管巡撫事 臣何燏跪

奏為勘明洹河情形遵

旨籌議仰祈

聖訓事案准部咨議覆河東河道總督臣姚立德具奏豫
省安陽縣洹河高平閘應於二月初一日起至五月
十五日止堵閉閘門俾水全歸衛河濟運並責成陽
安陽縣縣丞管理一摺九卿會議放水規則與原案
不符如此辦理是否於漕運民田無礙此失彼之虞

或抑或河勢變遷非堵高平閘不能暢流歸衛又或
萬金渠南石橋原定歸入正河之二十三洞民間私
開以致濟運無資之處令臣會同督河據實確勘詳
志妄議具奏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到臣臣查濟運漕田均關緊要難容頽
此失彼而河勢變遷恒無一定若非親歷確勘未敢
懸揣定擬自於彰德府閱兵之後帶同河北道朱岐
及地方守令等親至洹河兩岸溯流尋源逐一確勘
洹河發源於善應天禧二泉由南石橋下達復匯珍

珠馬蹄二泉委折而東趨入衛以濟運石橋坐落高
平村外乃東西往來大道昔人截河修砌石路留洞
過水名之曰橋其寔低而且窄寬七八尺長三十餘
丈洞門各寬五六尺高三四尺水大則漫橋而過水
小則由洞流通高平閘在石橋下游東北隅距橋一
百四十餘丈閘門寬一丈二尺高丈餘閘外河中民
築竹絡壩一道約長十餘丈攔水之閘達萬金渠以
灌田康熙二十九年巡撫閻興邦原議

題准用竹絡壩塞閘濟運通渠之制事隔年遠且曾經

另立章程已無可攷即雍正四年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改議橋東十洞許民引水橋西三十三洞盡歸正河之處查看橋之下游並未有洞口築有堤埝定立界限東西各洞之水歷東歸併一河下注無所分別細察全河關鍵全在高平一閘閘閉則涓滴歸衛閘開則洩水入渠近因臨清口外衛河淺澁高平閘已下板閉民間現不需水毫無異說此洹河高平閘寔在情形也河臣姚立德前奏將閘板橋依期啟閉原屬因地制宜但未將橋洞分水無界之處聲明以致

九卿議駁茲臣親歷等籌度悉心詢訪從前閘與邦竹絡壩規制雖無可考而三月初一日堵閘至五月十五日開放之例勒碑現存自改議以東西橋洞分水之後高平雖有閘板而啟閉皆隨民便伏思既有閘座即可啟閉節宣原不必另用竹絡壩堵塞而定以橋洞分水又無界限區別雖原題有許民自築石子壩之語現今並無存留分水寔無規則就現在情形而論欲仍依橋洞分水籌立界限該處正當河心築石子壩則山水暴衝立見坍塌斷難經久若改築

石堰則工長費鉅民力難支必支多費帑項自未便
拘執前人成議徒事勞民費帑仍致有名無寔再四
籌畫除高平閘之外寔屬別無可辦惟是高平閘既
闕全河水勢若不定以啟閉之期誠恐重運過行衛
河需水有費周章且通籌運道體察民情若於三月
初旬即將高平閘堵閉時值二麥長發大田播種需
水灌田未便阻民分潤查江廣重運幫船約于四月
望後甫抵臨清陸續北上其時二麥已收早稻既種
民間尚不急需灌田以民用之有餘濟漕運之不足

寔為兩便請每年於四月初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
止將高平閘板堵閉俾洹河全資歸衛濟運遇此悉
聽民便所有閘外現存民築之竹絡壩在閉閘之時
全歸正河並無所得碍若冬春水涸民田需水亦必
藉壩挑水入渠應仍其舊至責成安陽縣縣丞管理
之處查縣丞微員不足以資彈壓應請專委彰德府
通判就近督率經理仍令河北道不時稽察如此立
法既不致勞民費帑更可以經久無弊而濟運灌田
不失舊制尤為便捷寔無顧此失彼之虞於漕運民

田均有裨益矣

八 卷 四 會

請濬滇省海口河道 乾隆五十年

雲南巡撫臣劉秉^節跪

奏為疏濬海口大河以收水利而杜水患仰祈

聖鑒事竊照滇池在雲南省城之南即名昆明池土人呼

之為海周圍三百餘里受昆明六河之水會為巨津

附近昆明呈貢晉寧昆陽四州縣環海田疇資以灌

溉者不下數百萬頃滇池之水源廣未狹勢若倒流

所恃以宣洩者惟在昆陽州之海口大河查海口大

河一道自龍王廟歷亂石鷄心牛舌諸灘至石龍壩

曲折而達安寧富民二州縣匯入於金沙江其大河之外又有子河回道名曰洱淙清水新林歸化以洩小清河之水是海口大河為滇也出水咽喉疏通則均受其利壅遏則即受其害稽諸往牘歷有明徵雍正八年曾經前督臣鄂爾泰設法修濬海口題定歲修銀二百兩用則報銷不用則存貯以備大修之需第查向來每屆歲修僅止挑挖子河去其淤沙其大河各灘或三年或五年動項大修一次乾隆四十二年夏間因大雨時行沙石冲塞海水倒灌內河以致

省城一帶猝被浸溢沿海田禾多遭淹沒維時曾大修一次迄今閱歲已久未經大加挑挖日積月累淤阻堪虞思患預防不可不亟為計者臣於上年冬杪督令專管水利之糧儲道永慧前往查勘就其形勢完其源流海口一河居滇池之下游即昆明六河之尾閘南北兩面皆山所開子河回道原為宣洩箐水而設每遇山水暴漲挾帶沙石奔注大河水過淤停積灘漸高水勢不能暢流而大河轉受子河冲塞之患除子河回道本係年年修治仍飭專管之昆陽州

照歲修成例辦理外為今之計欲求滇池順軌必須海口疏通欲求海口疏通必須探挖大河庶得直瀉滇池之水建瓴而下不致倒灌內河為害田疇此因地治水通籌全局之要務也當將海口河身逐段丈量自龍王廟至石龍壩止共長二千八百七十五丈視積淤之高低定挑挖之深淺其中水淺之處飭夫下河挑挖水深之處照依壯河挖淺之法駕用小船撈挖期於沙石盡去河道深通則上流有歸下流有洩俾濱海之田可收水利而杜水患所需夫價按日

計工即於備存大修河工銀內動支總期工歸實用費不虛糜庶以仰副我

皇上愛民務本之至意

濟水考 乾隆四十九年

吏部侍郎臣彭元瑞等疏

奏為遵

旨覆奏事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日由

行在內閣本報

發下

御製濟水考一篇奉

諭旨此文係在滄中就所見率成者其令彭元瑞紀昀閱
看核對各說經家以及輿地家所言是否不甚徑庭詳

考覆奏欽此臣等伏讀驚歎心悅誠服竊以自古說經
家輿地家言濟水者其殊趣有三以濟為截河南溢
者妄倭數三伏三見者泥不知大清河為濟水者昧
絲紕繆轉歧中有歧我

皇上原本禹貢證以

鑿輅所親見發為

大文於諸家之說無不苞孕即無不

折衷以至神至奇之識析至平至易之理氣盛辭達地負
海涵與天地經流相稱乃於

行殿從容之際不俟安排不假傳會而成之萬斛泉原
隨地可出皆由

典學高深

精神彊固偶一發揮遂為自有文字來所未有臣等熟讀
百編服膺歡忭其儒先衆說有可與

聖製相發明者謹摘鈔加按容謹書卷呈

覽伏候

訓示

御製即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

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

孔安國書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 謹按此言河濟並流之始後儒多斥其說

宗林之竒尚書解濟之流既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為一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為滎至於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則以謂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蘇氏則以為以味別也此二說者未為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

間皆已化而為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為滎乎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惟知其合之味而已淄水之味如此澠水之味如此淄澠合則其味也又如此苟使淄澠既合而為一器使之就此器之中別其半以為淄別其半以為澠則雖易牙亦有所不能以是知此二說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 謹按孔穎達正義蘇軾書傳皆主孔安國並流之說而謂

其辨其清濁別其味林之奇駁之最為得理

宋傅寅滎澤辨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為滎也
禹安知其為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
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為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
為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為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
則又以為水會於河既多而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
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
見為勝河自積石以來所受水為不一而至于歷華
陰而東行又有伊洛等水會之其盈可知矣然河自

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
其說流寬徐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沆水自北而來勢
銳而流捷衝河衝渡固當所有之事也然其入河而出
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槩則濟耳 謹按傅寅蓋主
程大昌之說未知水勢胡渭云傳言濟與河並流始
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西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
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故諸處人之行路
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
以俱行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

如若此也

見禹貢
錐指

渭之言雖非專闢寅而水勢之自然寅說不攻而自破且如寅說會河之水既多則河勢益強河益強則濟益弱而謂濟勢銳流擅能衝河衡渡有是理乎元王天與尚書纂傳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証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荷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

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於滎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南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汎濟自來之濟則累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兗疆域三也 謹按天與書出於蔡沈集傳之後故兼闢程大昌而獨主蔡說

元吳澄書纂言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為滎澤再出于陶邱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 謹按澄說解溢字最確正與漢書地

理志所云濟水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
北地中相合蓋溢即軼自中而滿即軼出地中也胡
渭亦云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澤而
不流入識其為潛行地下耳滎澤則異於是其水似
井泉自中而出不可指一路為源故吳幼清云無來
處也

胡渭禹貢錐指詩大雅感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
泉正出涌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
泉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瀆泉

瀆泉者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此皆水之軼出地中
而無上流來處者阿井約突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
雅漢大出尾下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
許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瀆馮翊郃陽縣復有
瀆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瀆瀆
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為陂種稻呼其
本出處為瀆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愚按三瀆地下潛
通隨竇涌出正與濟水相似 謹按胡渭確主軼
出地中之說其引證汾陰馮翊三瀆潛通涌出理更

昭晰昭合

元陳櫟書集傳纂疏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徑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以此驗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地而出為滎程泰之謂溢為滎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為枯濟濟之貫河其迹昭然泰之之非不辨而明亦千古之一大快哉 謹按自孔^傳以後截流伏地其說糾紛者蓋以河水屢遷侵奪壅遏累代不定益滋歧說方回陳櫟在元時河徙

而南之後遂得確指其迹今河之與濟相距愈遠截然不混濟不必與河並流而溢更彰明較著矣

^御溢為滎則又見而出為滎地志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者此其一証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

明鄭曉曰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于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于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為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為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謹按此確指濟水伏見

之數與其地者

顧祖禹方輿紀要三伏三見之說出於近代自孔鄭諸家以迄於宋世諸儒未有主此說蓋發源之處或有伏見之分入河而後未嘗伏而復出也 謹按祖禹不主三伏三見之語然又以為發源或有則仍未能以為非也特不泥其定處與定數耳

蔡沈書傳先儒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栢

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桑椹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矣獨於濼

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
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
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
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
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勿深考
耳 謹按沈主伏見之說而不實指三伏三見其所
指均突泉阿井至今不易蓋故時濟水所經之道隨
地皆泉即隨地皆濟蓋足為無定數無定處之證
胡渭禹貢錐指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於近

世之俗學殊不可信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
所自來泰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
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伏為三伏出曹
濮間為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
入河為伏羲有未安耳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
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為曹擘
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
出約突旁溢十數泉蔡傳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
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

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河南密通滎澤尤為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即有涌出故一見于滎澤再見于陶邱不必以入河之濟為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邱之為三伏三見也 謹按胡渭所指三伏三見復與鄭曉之說不同差有據然終歸於無定處定數劇為通論御製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于海者也

杜佑通典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旱此水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叙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此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為名者皆命名不審 謹按自佑有此說後世遂謂濟之一瀆不可復考程大昌所以有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之作也

宋黃度尚書說杜佑通典力詆桑欽以為濟瀆已斷濟水與禹貢不同為謬何如曰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佑言為

過 謹按黃度直闢杜佑之說以上追禹貢之舊真有識之言

宋程大昌禹貢論按李賢注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入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則本朝語也嘗攷之古史兵師糧餉所經及詢之今日曾行其地者二子之言皆信然則滎澤雖流塞其源固未嘗竭佑何以概言無有也以理推之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脈豈以一濟溢而有

豈以滎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委濶長可以該它水而達於海故得為四瀆之一滎雖塞矣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禹嘗名之以濟而後世肯不以濟目之乎樂史曰荷汶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說蓋出於佑而佑不能以其所及際其所不及也樂史雖能本佑語以為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考也堯豫之境凡水自南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荷汶顧荷汶特其大而可數者爾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荷汶則其要會

也陶邱以東遶與荷會而遂分派會泗以注于淮者
濟之注荷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于海者濟
之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清河
目之今南北清河皆在而荷汶故流水嘗竭減又濟
率並河河凡對濟而決或支流入之則河水皆為濟
水雖受河之口不專在滎要之派流常通古今則鄒
桑所書悉皆實錄佑因後漢一時滎口塞絕併與下
流沒之以為無有雖其所考荷汶最為精要亦并沒
而不言豈其得實哉夫桑氏之失既引他水以亂其

源杜氏之失又矯桑氏而絕其流二書者地理家所
仗以為指南也今而若此其且并與禹貢無考矣
謹按大昌主河濟並流之說未為得理然此所指濟
之系派正派以實南北清河為濟之證則確不可易
是以鍼杜佑之膏肓發樂史之墨守矣

顧祖禹川瀆異同杜佑曰今自東平以東有水流經
濟南淄川北海界中入海者謂之清河蓋汶水荷澤
之合流非古時之濟水也夫濟為四瀆之一自首推
為九州大川而堙沒無徵莫甚何歟 謹按祖禹確

以大清河為濟故闢杜佑清河非古濟之謬說見且下如佑言汶水荷澤之合流則禹貢明云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于汶矣非濟而何

顧祖禹方輿紀要令大清河自汶上縣北出至東平州西安山牖又西北與運河分流徑東阿縣西復折而東北徑東阿縣北又東徑平陰縣北又東北徑長清縣北齊河縣東又北徑歷城縣北而東北會於灤水又北徑臨邑縣東又東北徑濟陽縣南又北徑齊東縣北又東北徑武定州南又東徑青城縣北及濱

州之南又東北徑蒲臺縣北至高苑縣北又北徑利津縣東而東北入於海繇安山牖而下皆謂之大清河近志元人始於寧陽縣北築堰城壩遏汶水入流以通運河永樂中又於東平州東築戴村壩盡道汶水入會通河令之大清河乃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西折而東北夏秋運河泛漲則張秋以南東岸有減水牖分流來合而東北出即濟水之故道說者謂大清河古濟而今汶者也夫濟流雖與古異然今東平盡歷下諸泉皆入大清河則仍

為濟水溢流不得全謂之汶水矣 謹按祖禹所臚
乃今大清河全勢脈絡井然愈足證大清河之為濟
而杜佑之說誠無足信矣

于欽齊乘入濟之汶即今大清河于慎行筆塵大清
河第得汶之首尾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
謹按二于皆山東人皆實指大清河為濟

胡渭禹貢錐指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
河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
安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謹按此

以今輿地印證禹貢濟水故道所謂本然之形勢也



禹貢徐州貢道考 嘉慶三年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彭元瑞等跪
奏為遵

詳覆奏事本月初五日軍機處寄奉

旨諭

旨禹貢徐州貢道浮于淮泗達于河從前淮泗二水是否
可以通河著臣等查檢諸書詳悉叙說加按具奏臣等謹

按禹貢叙貢通道舟行水曰浮因水及水曰達中更由

陸曰逾橫流曰亂又其文上下相承兗州曰浮于濟

漯下青州但曰達于濟此徐州曰浮于淮泗下揚州

聖

但曰達于淮泗注疏家以為例特是河自金而始分流入淮至明而全合淮流在禹時淮泗與河絕不相蒙即相距近者且將千里因水及水斷無是理

見所照已舉四千年事而囊括之兩大在懷千古在掌臣等欣幸得聞因編考諸書方知古人因文說義亦多顛預班固許慎釋地而未解經蘇軾乃微窺之因辨為自汴達河之說程大昌闢以禹時無汴遂主許慎以河為荷自後諸家絲如聚訟由濟由灘由漯及泗可徑達濟不通漯之辨散起而畫地指時迄無一定

臣等緒閱鈔審竭愚探索究茫然莫知適從羣言糾紛必衷諸

謹條系塵

伏候

示 臣等曷勝服膺至願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 謹按淮泗相通乃禹貢本支文近胡渭禹貢錐指謂以今輿地言之泗出泗水縣逕曲阜濟寧鄒縣魚臺滕縣沛縣徐州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迹也今其故道

聖覽 誨

自徐城以南悉為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

金史章宗明昌五年

宋光宗紹熙四年

河決楊武出胙城南

南北分流入海 謹按此河入淮之始大半南流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明孝宗時河決張秋劉大夏築大行隄以禦之北流遂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矣然則河淮通流在禹三千年以後禹時河淮最相近處大任距桐柏猶將千里也

蘇軾書傳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貢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按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末皆紀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

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推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

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之未直云浮于淮泗達於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謹按此以淮泗達河為由汴以達汴古作汴北宋後人多循其說至程大昌始深闢之說見後

黃諫書傳集解按河東水道滎陽一支入鴻溝汴水即汴水至睢州為灘灘水東入于泗又東南入淮故徐州貢道由淮入泗由泗入灘灘自灘至汴而達河也

謹按此主由汜達河之說即蔡傳所引前一說也爾雅河之別為澗乃殷時已有之但後世始有汴程大昌論之詳矣

陳大猷書集傳或問或問淮泗與河道之道蘇氏與新安王氏之說如何曰蘇氏謂決渠相通也王說謂本水自相入也二者皆隨所便不可執一廢一要之經既謂之達則當時必有可達之道不宜以後世之通塞而疑禹迹之舊也謹按此調停之說究於淮泗達河之道無所指

胡渭禹貢錐指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荷而以為不然然發此論引高紀文頴注而忘其出于河渠書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據自是之後四字判鴻溝非禹迹矣謹按此駁蘇軾由汴達河之說辨証時代甚晰

許慎說文釋荷澤水在山陽湖陵

至宋為單州魚臺

禹貢浮

于淮泗達于荷謹按以河為荷之誤本此

班固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湖陵下注禹道浮于淮泗
達于河水在南 謹按此雖作河字而胡渭云漢時
湖陵縣安得有黃河北此河字明係荷字之誤水在
南謂荷水在縣南也酈道元泗水注引此又云荷水
在南水經濟水篇言荷水過湖陵縣南東入泗時確
證不獨許慎作荷也

傳寅禹貢說斬程氏深取許而于浮汶道汴之說皆
黜棄之信乎其稽古之審也然於班氏猶有所假借
云荷河二字古多轉借互用果如其說則徐州之所

謂達于荷者豈不以一字之文而亂他州之所謂入
河達河者乎經書導濟云東至于荷書豫之治水云
導荷澤皆為荷字而於此獨為河何哉此蓋由於古
文傳寫之誤無疑學者逮宗許氏可也 謹按此亦
以達荷為是而嫌于河之一字不知兗州云達于濟
矣不必九州時云入河達河也又以經文再見荷字
皆不訛為疑不知今文此字偶訛爾何必凡荷皆誤
為河哉

程大昌尚書禹貢論徐之貢道由淮入泗則泗固可

通泗不接濟則與河絕如之何其可徑達而曰浮于
淮泗達于河也邪臣嘗深考之矣此時不獨未有臨
淮之汴雖彭城之汴亦未有也臨淮之汴即今泗州
隋渠唐及本朝因之者是也彭城之汴即大梁東派
正名為汜而分流為獲暨至彭城之北而東向以入
于泗者也鴻溝西派先東派有之而史遷尚言出于
三代以後比之汜獲其自彭城入泗者最為後出則
禹時決尚未有也然則徐既浮泗其向北而上必再
有一水乃可達濟而與冀河相及此時既未有汴固

不可自彭城之西而直達于河且泗水以上又未見
有水可以達濟而經亦越濟不書不知徐貢何以得
與河通孔穎達遂為之說曰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
泗當浮汶入濟以達於河此絕誤也泗不通汶使誠
入汶當如荆梁中間陸行之例書逾沔逾洛以實之
今書言達河則知決不逾陸浮汶也然則徐之淮泗
此時西未有汴東不通汶其入河之道竟不可考耶
蓋嘗求究久之乃得兩說其一班固志湖陵別出一
水自名為河正引徐貢浮淮泗達河之文其一許氏

說文因荷立釋亦引徐貢本語而曰達荷不曰達河
二者雖異臣嘗考之而皆以經之荷水為達濟之因
也夫惟荷河之水南既可以接泗北又可以上濟于
是即江海淮泗荷濟河次比言之其序由南而北悉
相灌受無復間斷而書法所及已言者不復申言截
然一律此經書法所謂簡而能該者見矣苟不察徐
貢達河為荷河之河而遽以為冀之南河則越濟不
浮水道既謫書法亦紊矣 謹按此闕蘇軾之說其
云西未有汴東不通汶之說甚為詳覈而歸宿於達

荷南宋後人多循之

薛季宣書古文訓貢道言荷而不言河濟言河濟之
遠達河而始通也 謹按此主達荷之說其書河字
直作荷

金履祥尚書表注泗之達河說文引書本作荷荷此
連沛南通泗今南清河亦因其故道尔 謹按此亦
主達荷之說而確指其處 黃鎮成尚書通考按泗
受沛者桑欽云濟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為二一水東
北流為北濟一水南流為南濟通志云今此水與濟

不通但荷亦自乘氏至方輿入泗而荷水通濟則泗
可以達荷可以達濟而自濟可以通河 謹按此亦
確主泗達荷之說

林之竒尚書全解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安古文作
荷字而說文并與之同意蓋謂浮于淮泗達于此澤
也然禹貢九州之末皆載達于河之道不應于徐州
獨指荷澤此當以今文書為證 謹按此亦主達荷
之說而仍以今文作河為疑

黃度尚書說徐州貢道自淮泗達河或曰漢志水經

皆作荷出古文荷水分濟東為荷澤入泗徐州貢道
由泗入荷由荷入濟乃達于河今文誤作河非也九
州貢道皆入河惟青達濟青因于兗兗浮濟達河也
揚達淮泗揚因於徐徐浮淮泗達河也史省文見之
濟淮皆大瀆荷小瀆不足特出酈道元曰地理志乘
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此荷濟也自陶邱至荷
無泗水志稱泗者諸水可以終歸泗便擅通稱然則
泗終達河豈待更舉入荷而後見哉河之為荷恐是
古文傳寫誤 謹按此駁達荷之說而以為由泗達

河然不能確指其達之處

胡渭禹貢錐指濟漯二水為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
由非獨兗也青承兗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
徐承青曰達于荷則由荷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
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荷可知矣淮通泗泗通
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
而總與陶邱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禹
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
也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

之事是為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漯
由漯而入河經旨昭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
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
孔疏與經文兩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
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是此適與周氏間合
也 謹按渭所叙徐州貢道浮淮泗由荷濟漯達河
其指濟與漯通之處當會汶之後地名曰泗瀆津在
臨邑故城東北 寰宇記泗口故闕在聊城
縣東八十里一名泗瀆口 而河與漯
通之處在宿胥口較諸家為晰

聖祖仁皇帝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取之

胡渭禹貢錐指按蔡傳前說即道汴入河之意後說不知許氏所謂泗受沛者沛即湖陵入泗之荷而乃云泗水至大野而合沛謬甚蓋泗水南流合荷不西注大野也上源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為禹迹之說謹按此於蔡傳兩說皆闕之蓋程大昌以前人多主蘇軾由汴入河之說故不離其宗耳恭讀

聖祖仁皇帝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云按史記河渠書叙禹功畢迺云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與濟汝

淮泗會則汴水為鴻溝分流禹時所未有許慎所云乃漢周以後水道不可為禹時淮泗入河之證也蓋徐州貢道由淮入泗自泗入沛以達河當在荷澤以東若荷澤以西沛水屢見屢伏與河無相通之理泗水安能達於河耶蔡氏所謂泗之上源自濟可以通河者亦未明晰然則蔡傳所引許氏兩說皆非更彰顯矣

之說則於地時不合故從達荷之說又謙於竄改經
文伏奉

聖訓謂虞夏都冀其地三面距河九州之貢集于冀州達河
河即抵帝都非必一水逕通乃始服贊歎勞絲得緒層冰
得解益信

聖見超卓出於諸說萬萬也從來說經之法一日舍傳注以
求經一日即今以証古若如舊說必改河為荷則史
記漢書皆作荷視許慎更古宋後諸說始緣南宋人
未見淮壯地理元時河全徙而南安能遠求禹迹今

不改經文全屏注說直証以蠟珠自淮浮磬自泗是
謂以經注經全無傳會直與神禹作經本例

合揆同符矣九州之貢東漸島夷西被崑崙奚啻萬里必求
一水以因水及水斷無是理証以今之滇黔閩粵皆
由運河達京師不煩言而解即如新疆貢玉亦禹貢
球琳琅玕之類必于二萬里外因水及水雖神禹不
能若如舊說於地理之險易人情之勞逸均有不合
理在目前然非

明之至者不燭也臣等既得

真解方舞蹈悅朕相與傳誦而

聖德謙冲崇實

命臣等再加細繹考訂明確詳悉奏覆臣等恭本

聖訓再考羣言則諸家從無見及者惟林之奇胡士行傳宣

三書內其說微有相近而俱未能暢厥旨趣謹鈔錄

附案呈

覽臣等淺陋凡近本鮮貫通略讀注疏則此文下無寸解求

之蔡傳則兩說皆未的詳平日心浮耳食懵然而不

知疑及奉

命查考諸書則又視聽紛習茫然而不知信今得

敷言啟迪曠若發矇乃於經義圓通事理明確不泥不悖犂

然恒然真臣等之至幸即萬古讀禹貢者之至幸其

為欽忭曷可名言謹繕摺覆

奏伏乞

聖鑒

林之奇尚書全解冀州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
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都設都之意實有
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

之事而于下言其所以達于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為止蓋達于河即達于帝都故也本朝都于大梁蓋所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閩蜀而來者則達于汴河自京西而來者則達于蔡河自山東而來者則達于五丈河凡欲至于京師者皆以達于河為至 謹按之奇之說似亦微窺于達河則達于帝都亦知以時事證古矣然其所臚宋時貢道必以達于汴蔡五丈諸河則仍泥于因水達水之說其中所云自閩而來者安得因水達水且宋

時已有兩粵又因何水以達究鮮貫通故其說仍窮也

胡士行尚書詳解九州貢道皆達河達河則達冀州矣 謹按士行之說視諸家為明簡然注此于冀州貢道下而青州下復云達濟則達河矣是所謂達冀州者仍達冀州之河非直見為達帝都也

傳寅禹貢說斷夫石碣石入于河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專自碣石入河也 謹按此亦注冀州條下并取林之奇之說似於經義稍知通達矣然注

他州復不用此例且其書于徐州貢道仍注達荷而
又以河字為疑則亦無定見耳



國朝奏疏卷四十六

經野

河工上

蕭山 朱標 雲木 編次

請復治河成法

楊世學

陳治水之法

王明德

陳淮黃疏濬之宜

徐越

陳淮黃形勢

慕天顏

請專河工責成

宮夢仁



治河疏

靳輔

陳淮揚河海形勢

孫在豐

河工告成疏

張鵬翮

陳豫省隄工事宜

嵇曾筠

又

同前

酌徙隄岸居民

齊蘓勒

請除河工積弊

同前

查勘歸淮河道

田文鏡

請停疏丹河之議

史貽直

請修復黃河浮橋

劉於義

陳永定河要工事宜

顧琮

勘議永定河工程

高斌

條陳河工事宜

都隆額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請復治河成法 順治九年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 臣 楊世學謹

題為民力困於治河成法壞於浮議敬陳管見以圖久安事 臣 伏觀

皇上親政以來民瘼

國計事事釐剔漸有可觀獨治河之役在總河 臣 楊芳
與歲歲報工歲歲告潰靡費至數十萬為時已及九
年迄無成績昨見河南按 臣 王亮教洙源決口一疏
伏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音念及賠至六十餘萬民苦極矣朕心惻然是

皇上宵旰而圖者此也今邳州又以河患見告矣勞民傷財日復一日何所底止豈河之終不可治哉臣謂由於水性未審本計未得故也臣謹按大禹疏河為九道以入海朱子謂其專就低低處下手下流既通則上流自治故賈讓曰善治川者無貴塞之又韓牧曰河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必當有益徐有貞曰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不如疏之使平多建閘壩以時啓閉無涸河乃得安是數說者治河之道未有不

之多途以入海者也今之水勢與前代雖異而實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蓋淮為河之下流而濱海諸州縣如鹽城興化泰州劉莊白駒諸鹽場則又淮之下流也各處下有海口上有閘壩河水暴漲多開閘壩使出海口則自無潰決乃前代已行之利臣聞鼎葦之初居民因新昌餘賊緣海道去漸次堵塞繼而行水之處變為圩田土豪衙蠹據為已有遂久假不歸此海口之所由始塞也水東入海鹽船重載逆挽而西致費人力今海口既塞則行船安穩商人

便之不復樂開此海口之所以終塞也雖有安東廟
灣亦可入海而其流不疏則勢不殺急行壅溢所以
潰決因是而上之則決於開封矣中之則決於邳宿
矣下之則決於高寶矣間有謀及海口者其中奸人
阻撓一曰海潮灌入則民田竈場俱被其害不知海
潮原有定時海口之內亦有防閘自有海口來未聞
田不可耕鹽不可煮也一曰水所經行之處城郭廬
舍恐被衝漂不知入海之渠深濬之則無泛溢且海
口盡開則水勢分散必不致衝漂也一曰沿海多寇

須設兵以防不測不知水門啟閉必有專司入海之
水其勢甚迅舟難逆行且水中但設暗樁則舟可斷
也凡此皆盜商衙蠹私溺其利而簧鼓其辭以亂當
事者之心耳伏乞

勅下河漕重臣審其利害之熟孰多每母惑浮議毋委屬
吏親至其地毅然必行將凡有海口之處盡行開濬
其漕堤閘口開閉各因其時然後循下流而上至於
河身別其淺溢去其泥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則
河之波不及於陸河之委易達於海河南淮右之民

庶幾其有瘳乎倘計不出此將有用金錢無辜赤子
徒委之波濤汨沒中豈惟兩河兩淮永受其害其閔
全漕之通塞係天下之安危者非小也如果臣言可
採伏乞

聖朝俯賜施行

陳治水之法康熙六年

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臣王明德謹

奏為治水之法未盡備小民樂利難期謹據實奏

聞仰祈

勅部酌議以奠民生事竊照

國本在民民安惟土洪水為害下民其咨從古已然故
帝舜首以治水命禹必至元圭告成而後民始粒食
水之關係民生非一日矣又况漕運重大實關軍國
大計輓遲為速全靠河漕當今第一急務莫重於水

除大河以北河淮濟泗蕪源臣未親歷不敢妄陳若
淮揚為淮黃下流漕運咽喉臣生長其地受害極深
見聞最確故其受病根源知之最真敬為我

皇上詳陳之臣思天下賦稅半屬東南由江達河止恃漕
河一綫察從前漕規定制糧運行後方准官民船隻
前進時當五月即閉天妃大閘不容黃水溢入內河
以防流沙淤墊其沿河額設淺夫嚴勒限程惟令漕
河使深幫堤濶厚不許加高致令運河受水有地不
知孰淺孰孰深至故明末季法制寢敝不審前賢立

立法深意惟以恤商為名遂令商民船隻盡得由閘
不問寒暑晝夜通行以致濁水直入內河全河盡淤
新舊相承遂忘漕規舊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
止知增堤並不濬淺殊不知運堤日增而日高則河
身日淤而日淺更兼上流高堰其石堤將盡之處向
係高厚土堤日久年深未加修築遂致自周橋閘至
白水塘翟家壩止二十五里之內衝開大小各口共
計五處有閘十餘丈深至丈餘者有濶十餘丈深八
九十尺三四尺者淮水盡從高堤上流翟家壩一帶

竟入高郵寶應各湖直射漕堤是以內河之漕堤不能支全淮大勢既從上流劈開水道四路奔行則下流清口等處淮水之力漸減不能衝刷黃河濁水而黃河濁水反逆流入淮凡淮水入河之清口皮家場一帶盡係流沙淤墊是以清口之淮水不能下一遇水漲淮黃並漲逐漸加堤其高過於居民房屋及遇颶風勢力不敵終歸潰決廬舍田園鷄犬老幼隨波盡逝康熙四年七月初三日龍風大作高寶之民男婦之飄沒不可勝計蓋堤岸過高水力逾橫勢所必

然固非修築不堅之罪也而起夫塞決無一不上費國帑及遇亢旱又以河身淤墊積水無幾有司漕運為重閉閘蓄水涓滴不容小民為涇注灌溉之需是以順治九年十年江南全省大旱高寶興塩各州縣堤下小民田苗盡枯固不必言且有小民被渴而立斃者此微臣伏處田間時所目覩又非僅得於傳聞也總緣淮揚沿河州縣地處卑下水出無源更兼蓄洩無方雨則一時皆集旱則滴水不通臣愚為治淮規則似應查照南河舊制的議講求仍當濬河使深帑

幫堤使厚不應止於堤上加堤止救目前不思久計
然漕運過淮完後五月即開天妃閘舊例將濁流洋
洋流入內地漕河亦旋濬旋淤河終不可得而深也
不於高郵寶應山陽江都各漕堤單弱處所量造滾
水石壩水大則預行宣洩水小則實築固漕及高郵
堰衝開各口速行條築將來水勢橫溢去水無路漕
堤亦旋修旋潰堤終不可得而固也但實閉天妃大
閘從前漕河重臣亦曾議及多以奉差官兵及商民
船隻未便未敢具疏題請臣請比照濟寧境內天井

石佛寺閘事例驗實部單按時開放似無不可惟建
造漕堤滾水石壩實築高堰新開衝口未免致費

國帑催募民夫然所利雖在軍國大計實為下民永除
疾苦所需夫役自應各州縣協濟百姓自救身家何
辭力役與其年年衝潰歲起夫困苦難堪何如實力
修築共勦大計以圖一勞永逸之舉是固淮揚士民
所心悅而樂赴者也若夫長河所經淮源所自以及
沂濟漳涇各處濱河方地方直省小民受害當不減
於淮揚或更甚於淮揚者亦未可知伏乞

天語勅部酌議是否淮水關係最重臣議有無可採更飭
河漕重臣及直省督撫大臣嚴飭管河官吏悉心體
訪詳考河誌通權酌議一切河道如何而後疏防兩
利如何而後蓄洩兼資當此未雨綢繆自應事半功
倍將水土平而後民生奠樂利之休不難立見於今
日矣

陳淮黃疏濬之宜 康熙六年

掌山東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越謹

奏為運河水患甚急請

勅建議分黃導淮建堤疏流以全漕務以安民事竊惟
國家之大事在漕漕運之要務在河河道之為漕運咽
喉者惟淮安之天妃閘而天妃閘口受黃淮二流黃
河之水自北而東其水最濁一石之水沙至五斗淮
河之水自西而東其水清而無沙不致埋塞河道然
而黃水不分淮水萬不能導也臣嘗考前明萬曆二

十五年總河官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而堰勢高危高寶各湖橫溢關係運道及淮揚十餘州縣城廓田舍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黃河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港口入海黃河水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閘非但黃河不得阻墊運道淮流更不得肆害高寶此支河開而黃水分淮水導者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而不講黃河勢大逼往淮河溢入天妃閘口所以每歲五險

工告急高家堰瀕危修築救搶日不暇給運河屢挑而屢淤下流屢修而屢決以致終年補苴糜耗金錢竭盡民力匪朝伊夕矣而目今則更有可慮者清河北岍陡起沙洲將黃流之正衝逼往不得東射奶奶廟而直射清口天妃閘橫遏淮流不使得東則亦不得入閘而黃流迅發直灌閘門較運河之水勢高至丈餘湍溜怒濤重運過閘之時每用千餘閘夫竭力挽拽總漕臣親督人夫一日之中不能數船出口倘一纜不堅船即倒撞漕米立赴洪波且黃水沙濁全

入運河則河身日淤水小之時重運停擱水發之時而岸日築水勢日高城廓廬舍如在深潭大壑中倘遇決衝淹沒之患不小再則黃水不分全力東注如建義蘇嘴等五大險工固必歲費

國帑其山陽之王家營安東之毛家口桃源之龍窩口現在衝決廬舍糧田盡沉水底每歲如此今年尤甚以上諸害皆黃河不分為害之甚者也黃水阻遏淮水不得東流入海以致高家堰岌岌將傾每當水漲之時數千萬夫晝夜守救南而周家橋翟家壩處

屢告危是以橫溢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瀰天數百里汪洋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不得已而徒走湖揚帆涉險每報漂淌一路之民居糧田又遭淮水淹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以致淮水為害之甚者也至於黃河自西而東淮安府清江浦地方夾於兩水之間緊貼郡城即是運河

朝廷數百萬漕糧一應牽挽盤查歲經此地三關商稅兩淮鹽課均有賴焉保障之方安容少緩臣見此地形勢自奶奶廟至天妃閘約三里而遙其北岸名為天

妃壩內為運河外為滔天之黃河內外相距不足二三丈也其南岸名為遙灣即文華寺一帶地方內為運河外為滔天之淮河內外相距亦僅數里耳此兩處稍有疎虞則黃淮合而為一無所為天妃閘矣無天妃閘則無運河並不能保有淮郡民生蕩溺又不及待言矣自康熙二年至今每歲當入夏徂冬黃河水發堤岍衝坍東補西救萬民呼號官吏失色或守包家圍家或疊三城壩或救揚家廟或護文華寺或防高家堰或議閉周家橋或議築翟家壩或議請發

國帑修復減水壩非逼淮與河爭則聽河為淮患此皆塞口止啼之方而不得挈領振裘抽薪止沸之道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嚴行總督河漕諸臣率領地方及管河官新親勘情形會議詳確以

國事為家事毋畏責任難勝以浮費作實修毋慮

國帑難動速將黃家嘴地方舊有地形之支河一加挑濬即便成渠以分黃河之勢使下於海即速於桃源宿遷等縣而上多開支河以分上流之汕湧再於安

東縣雲梯閘而下宣洩下海水道以接黃流之湍溜其清河口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閘內運道底已墊高不妨及時大加挑濬待淮水經過一刷而浮沙盡入於江惟天妃閘及遙灣數年汕刷地窄土鬆必須增築石工方保無害閘係宏鉅萬難因循目下河道錢糧逐年開銷徒成故事何如議撤此項修建兩工自是一勞永逸誠有濟於通漕有救於重地並有生全於百姓者也

陳淮黃形勢康熙十三年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今在任守制
臣慕天顏謹

奏為治河先審受惠之本源止決宜開歸水之故道備陳黃淮全局情形仰乞

勅議實力興工以濟漕運以救災黎事竊惟

國家今日之重計孰有重於黃運河工哉民生今日之災困孰有甚於淮揚百姓哉乃建議治河者人人能言之而莫能收其全效良由急於近功而緩於久計

故決堤旋塞旋開河流變遷無定斯其病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洩耳我

國家歲輓漕糧四百萬石以淮揚運道為咽喉喉淮南億萬生靈以河漕隄堰為屏障惟賴全淮之水與黃河交會刷黃沙而東於海則黃運兩利自無昏墊之虞蓋淮瀆導自桐柏千溪萬壑匯為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二惟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其勢全盛足以敵黃之強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

而東其勢迅急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至於橫潰四決此以清刷黃用水治水而亦順水之性千古不易之法也其間用功昔人幾費經畫自徐邳以下既築縷堤遙堤束黃以障其狂又建減水四壩分黃以殺其怒宿桃之間歸仁堤一功工極其堅厚惟恐黃水之旁溢稍入洪澤湖則泛濫東流而淮南州縣民人必受其害臣考河防一覽故明河臣潘季馴言之鑿鑿也又有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淮城之南迤西則連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橋閘其地北高堰稍亢

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洪濤衝斥
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高
正欲從壩滾水出汜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鳳泗之
漲潦可消抑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面
閘閘不流高寶增堤亦無傷害也往昔之防河如此
周密是以千百年水患偶逢旋可亟圖修治今累年
以來黃運堤工處處告決淮揚屬邑歲歲苦災止因
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橋奸商利
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湍下晝夜不

息高寶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
風摧漕堤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湖水既東黃
躡其後濁流西沂清口遂堙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
入天妃閘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泥沙
罔滌雲梯闌入海之路坐此淺狹日墊日高水行地
上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
必然之勢也於是桃源煙墩最先決矣安東茆良口
宿遷磨兒莊繼決矣築工未峻而二舖邢家口復決
矣七里溝方合龍門而新莊口又決矣他如王家營

羅家口等處在在衝溢正河自草灣以下安東雲梯
閔白沙一帶亘三四百里中泓謹僅流一綫向之測
深十餘丈者今止深數尺開廣十餘里者今不滿數
丈矣向之設有五險工八套水者今且一望沙灘不
知為何河為岸矣以數萬里發源之黃河竟無出海之
河身求其不勞決固不可得決而欲望築塞之堅惡
可得哉臣所謂受惠之本源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
之難洩者如此伏思八九年來黃潰而北則邳宿桃
清安海諸州縣民胥沈溺淮溢而東則高寶興盩山

陽江都泰州田沉水底人民流離慘苦之狀真繪畫
所難名幸我

皇上蠲賑屢頒殘黎苟活然淮黃未得安瀾漕運民生何
時復舊總河臣躬宿河干日夕經此理風濤雨雪倍
厯艱辛而次第修築以幾成效惟是新工可以告成
舊堤難保無恙臣自念奉職無狀上致天災禍此一
方仰履

聖天子宵旰焦勤涓埃莫報亦嘗蒐討治河故實竊以為
治不求本僅補偏於一時事不師古雖力竭而罔效

今臣入

覲經過淮揚目睹情形最真且確合之古法詢之土人節節訪求若同符契臣至清水潭見新築西堤棄深就淺灣入湖心雖圍繞丈尺較長於直工而淺處下埽百不失一將來閉口可不當其洶湧其費反省東堤亦可避潭測淺施工此計深為得宜臣隨與河南部司臣勒德禮王自修面相商確據云西堤計日克成再建高竇分水各閘就斯工而論頗稱盡善但周橋翟壩一日未閉則洪澤湖春濤滔天浴日而來新工

雖堅而舊堤危岌斷斷如也則是堵清水潭必先修周橋翟壩必先疏清口若清口不暢全淮難蓄而於湖必又危高堰而扼運戕民也有謂泗州之民田不利于閉周橋築翟壩者此奸民黠商之說也寧不知有壩閘而後清口通清口通而後入海順昔之治河諸臣辨論之詳且切乎試問康熙元年以前閘壩未壞之時泗民何嘗被滄沒之患閘壩之利泗而不害泗也明甚又有謂高堰重加堅厚翟壩始可興修湖水北指攻沙清口可不疏而自達臣又親至清口

乘小舟探測口濶雖有數十丈而底淺流弱即溝深之處亦僅丈許目見湖面高于黃河湖水不能射出寔曰淤積板沙攔截難通不得不加淘濬且翟壩之壞缺口甚多水頭東面向經今年若非清口暢洩湖腹漲溜工難施築是清口一疏又事半而功倍然淮性素弱於黃必使全力入河方得滌沙歸海臣查運河建天妃閘所以拒黃迎淮也閘之上原設有壩漕艘出入則開之運過則築壩不啟五六月間容水不得闌入關係甚重今未聞有閉壩之時矣議疏清

口莫若乘春運過淮之後築閉此壩使全淮合併入海又河夏水漫沙凝况此壩一封漕渠之淺處立見更可大興挑濬一律深通俟清口大暢回空漕船臨淮之日即可啓壩嗣後每歲五六月照舊封閉著為定例運漕貢鮮船隻往還無碍而伏秋可以永防若客船當閉壩之時提貨過清江浦亦屬往例非臣臆說河防成書載潘季馴疏議可稽臣愚以為閉壩而疏清口平修翟壩寔治難之淮上策治淮即以治黃治漕兼盡其要矣然而猶未也黃淮既交必使海

口絕無壅滯而後全河有利無害今海口萬頃黃沙
極目無際涓流灣曲遽難攻洗且邢口二鋪諸決以
及王家營羅家口泛溢之處未議興修安東清河田
廬漂蕩尚無涸土惟新莊口現在併力修築將次成
功但各口未塞全河散漫終難合一臣又遍勘諸決
惟邢家口倒堤最長為工艱鉅近幸于邢口之上河
心泥沙忽開一道轉達安東而邢口二鋪之水淤出
沙影正可及時施工為今之計應從海口溯雲梯關
而上逐節審視而疏治之其沙迴水迂之處則直穿

沙腹挑濶數丈務期深浚俾水到徑遂速瀉兩邊洗
刷不難寬廣其水游沙淺之處宜倣古法用泥江龍
鐵掃帚乘風鼓浪攪起油沙隨流而去亦不難深通
至於各決口通盤估計應時修築當為一勞永逸之
畜斯可全功底績或謂海口廣濶幾二三十里狹者
亦十餘里從來無濬海之法盍止用水攻之為愈此
古法則然也而不知古之決與淤不盡如今之甚用
古法而莫識變通又膠柱刺舟矣臣所

奏未嘗不用水攻也要亦引之使攻其攻得力耳決口

既多衆流未合遇紆則逆難免旁衝卽七里溝已閉
旋決新莊口其明驗也或創議河道遷徙靡常縱其
所之別鑿一道海^出殊不知新鑿之人工斷不能如天
造正河之寬廣今正河尚可淤能保新鑿不旋淤乎
卽邢家口已決而自淤又一明驗也或又議多闢支
河分黃下海可免再決更不知何患其不合也古之
所謂分黃者設減水壩防伏秋大漫滾水以節之而
平壩則威減矣原不欲使平時固有之河源強分為
半也然則疏築二事機有當秉工難偏廢若先疏後

築水散不歸若先築後疏水無去路惟閉塞各口似
宜從下流緩處先合倘上流先閉水又盛下而下口
仍多費力滄桑頃刻改觀盡人事以配天工呼吸難
待伏望

皇上假河臣以便宜之權庶收功更易獨是河帑不敷艱
難籌度_臣思

朝廷歲費河工錢糧數十萬蠲糧賑飢又損

國帑數十萬迄今數年積算不為不多乃東補西缺此
築彼傾灾厄洊臻患仍未艾當茲殷憂啓

聖之時我

皇上為人定勝天之舉與其歲歲請告孰若將三四年之所費併於一歲動工大發帑金肇興禹績從此千百年平成則予遺殘喘于是乎立甦萬世邦本于是乎永奠臣愚以為開海口而築諸決同時並興寔治河之上策治河即以利漕利民兼盡其要矣臣所謂歸水之故道惟在淮黃之交會海口之通洩者如此

請專河工責成康熙十五年

巡視東城貴州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宮夢仁謹

奏為請需河工之責成以省虛糜以資

國用事臣伏讀

詔款有曰河工修築糜費不貲茲當兵餉浩繁着該管大小官加意節省仰見我

皇上宵旰焦勞國計民生無一不上厯

睿慮也竊思今日財用浩繁固不止於治河一事而河工糜費誠莫甚於淮揚兩府在廷諸臣亦既言之屢矣

但人執一說每多異同臣愚以為淮安居淮水之下
流恃高堰以障之高堰決則淮安受其害寶應在淮
安之下流恃越城以障之決則寶應八淺受其害高郵江都
又在寶應之下流恃周橋翟壩以障之周橋翟壩決
則高郵江都受其害其堰壩高低尺寸皆有定制自
故明至我

朝之初年高堰越城周橋翟壩修築無恙淮水常水出
清口故漕運從無阻滯淮揚從無水災始於順治十
六年冬開翟壩木石放商船入湖沿至十餘年後日

衝日深日決日廣全淮之水盡決以注淮南通計淮
揚州界內洩水閘口不過四十餘丈而周橋翟壩衝
決至二十五里以四十餘丈之甲閘口洩二十五里
之水勢此清水潭東西兩堤所以決也淮水既分則
出清口者不及十之一力不足以敵黃而刷沙此海
口所以淤也海口既淤黃水無所歸宿奔騰汎濫為
害於宿遷桃源清河之間此黃家嘴七里濬所以決
也蒙我

皇上軫念災黎疾苦發帑銀截漕糧蠲免地丁正賦累年

曠息不下數十萬金此戶部歲辦所以不無缺額也在淮安懼淮水漲而高堰難保也則利瞿翟壩周橋之決洩揚之官民講求修復故道而翟壩周橋又轄淮安境內此所以議論紛紜動多掣肘歲歲衝決迄無成功也不知順治十六年以前翟壩周橋未決三百年淮水崑出清口未聞衝決淮城則此竭民力而耗金錢沉田廬而損課額總由於事權之不肅耳今日而求節用治河之方足國裕民之道惟有裁南河中河兩分司專設管河道臣一員使兼轄鳳陽淮安揚州

三府地方職掌既歸一人庶得虛公籌咨通盤打算其形勢之上下堰壩之高低斷不至彼此互推以隣為壑然後刻期責效核實程功則水患永除而治河之費可省災黎復業而歲入之供無逋冗官裁併而一切之廩食皆漸減矣此誠一勞永逸之舉而又有大裨益於軍需者也

治河疏 康熙十六年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實支一品俸又加五級 臣 靳輔謹

奏為河道敝壞已極亟宜修治以拯昏墊之民生以保見在之土田事竊 臣 奉 駕 駘 末 乘 荷 蒙

皇上殊恩授為安徽巡撫擢為河道總督 臣 拜命以來夙夜兢兢惟恐不足當茲重任有負

皇上簡拔之盛心是以 臣 自四月初六日到任之後遍歷河干廣諮博訪脩稽當日所以敝壞之緣由力求今

日所應補救之次第大抵治河之道必將審其全局將河河道運道為一辭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緣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其他決口則以為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攸繫數省之安危即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為修治之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日梗是以原委相關之處斷不容於歧

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故事漫為施工則堵東必西決堵南則北決徒費時日徒糜錢糧而終歸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藥救矣何也黃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小則流緩而沙停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也查今日河患之所以日深者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所衝之歸仁堤古溝翟家

溝王家營二鋪口邢家口等各處決口不即堵之所
致也蓋歸仁一堤原以障睢水并永國邱家白鹿諸
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
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堤衝潰之後睢
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
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
康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並漲而王家營二鋪
口邢家口等處衝決矣淮漲而古溝翟家壩等處衝
決矣王家營二鋪口邢家口等處衝潰之後黃河之

水由決口肆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
翟家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
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滄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
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由他處分洩不
復併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
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
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
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大水黃淮又
復並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

湖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
原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板工衝決大小二十六
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
直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滄七州
縣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寶四潰衝決
于家崗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泥淺將武家墩板工衝
開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會合淮水
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
不等又分一段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

并歸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溢肆漫較
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
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
河水面在清江浦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
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
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
底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澤湖底漸平
陸矣况尤有堪慮者目今現在之河臣既已墊高若
此而黃流裹沙之水則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

一至徐邳宿桃等處即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大為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下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沉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尅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修治則必使無旋修旋圯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為有

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者必有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為主臣謹竭臣之愚備採衆論而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分為八疏條列具

題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速議允行庶已滄之田可耕見在之地可保運道可通額設可復其於國計民瘼誠均有賴矣

陳淮揚河海形勢康熙二十六年

監修下河經筵講官工部右侍兼翰林院學士加一
級支二品俸臣孫在豐等謹

奏為敬陳海口河道形勢繪圖貼說仰請

睿裁事竊惟人事補救克挽天行而天道轉旋動關

帝念淮揚七屬水患頻仍田畝強半滄沉婦子久罹昏墊
蒙我

皇上清問民難惻然軫念

特換絲綸

命官蒞帑拯此阨危臣等銜

命星馳一到地方先行勘視周環曲折往來千有餘里所
歷河道海口湖面舊形盡露脉絡井然臣等得以尋
流別派探測淺深詳加相度私心警驚喜較前所聞
汪洋萬頃頓甯改觀因問土著民人長年三老萬口
一聲無不仰頌

宸衷獨斷

特勅今歲興工聖靈不作水勢全消真數十年來所未有
者仰見

聖心至仁至愛至誠痼瘵在念則

天心立應河伯海若罔弗效靈是天時之協順皆在我
皇上一心孚契中也伏讀

勅書開載講求源流脉絡次第興工復荷

皇上授圖指示

聖諭諄諄以詳審地勢為第一義臣等凜遵歷視履地按
圖一一印証勘得淮揚形勢南襟大江北領黃河西
仰淮流東俯滄海其間延袤千餘里諸水潴匯夙稱
澤國而運河一綫自北而南橫亘其中西則恃武墩

高堰高良周橋翟壩諸堤以為之障使淮出清口會黃入海而淮揚得以寧居東則特范堤以外諸海以為之洩使高寶興監山江泰諸處之水循其地形高下派分之以入海而七邑得以安堵南則芒稻白塔二河分西水以入江亦可洩水之一二此其梗概也就下河形勢而言西南高亢東北下低下觀於廟灣一海最通流次之天妃石碇入新洋港一海口亦在東北則亦通流次之劉莊白駒草堰小海諸場會入鬪龍港一海口次之丁溪何塚東臺諸場會入龍開

港一海口亦皆東北流其安豐以南諸場雖有海口而西來之水並不南趨此西南高而東北下之明驗也海口既得所歸應各尋引河以導之由廟灣而上則有蟹濟鬚溝東塘西塘射陽以引澗河注河黃埔諸閘之水由天妃石碇而上則有舊官河閘門臨津廣洋以引子嬰界首諸閘壩之水由白駒丁溪諸場而上則有車路白途海溝三河接高郵運益河以引城南一帶滾壩之水水綜三路而支河不一脈絡相通其間疏濬之法開新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低迤

遠不如取近因勢利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迎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四一由天妃石碇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場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導之入江至海口迅流滔滔東注又臣等所目覩斷無海面高於河面之說仰惟

聖諭蚤蚤已洞悉無遺矣至若串場一河綿亘范堤一帶既為鹽艘利涉又會諸引河之水傳送各場以出海口最為關鍵而河身淤墊亟宜開濬海口既導引河

既疏自上流以至下流必須首尾貫徹蓄洩有方上而涇河黃浦子嬰之間舊有通湖閘減水閘下而海口舊有各場諸閘並應修建使上下相應隨水消長以時宣節水得常流潮毋內灌永杜淤墊之虞則旱潦無憂田疇不病萬世利賴者矣此皆

天語丁寧務期真確臣等得以共効愚忱悉心區畫是地利之各宜皆在我

皇上睿裁指授中也至於臣等入境以來所遇父老扶杖士庶騰歡咸頌

聖天子明見萬里慮周萬姓真不忍一夫之不獲

皇恩浩蕩然熱頂難酌繪畚陳說者以千百計莫不以開
濬海口為急務以修閘座為永畚平成攸賴端在於
茲是民情之願悅皆在我

皇上如天覆帔中也得天之時因地之利順民之情三者
備而下河之事舉矣臣等至愚極陋何幸生逢

堯舜遭際非常得蒙專委敢不捐糜稊事竭其愚昧之誠
衆集芻蕘之見仰候

聖明採擇焉

河工告成疏康熙四十一年

總督河道軍務臣張鵬翮謹

題為河工告成萬民感戴恭疏奏

聞佈祈

聖鑒事竊惟河工一事每歷

睿慮

親臨閱視洞悉原委

宸衷獨斷區畫精詳拆攔黃壩以通海口築挑水壩開陶
莊引河以導河北行陪高堰築六壩以束淮敵黃挑

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以暢淮流修歸仁堤
以節宣睢水塞時家馬頭以杜黃水旁溢開王家營
減水壩挑鹽河以洩黃淮漲水鑿戚字堡諸引河逢
灣取直以分水勢杜邵伯更樓諸口修運河兩岸排
椿濬深運河改修中河以利漕運疏人字芒稻河涇
澗諸河以洩運河改漲水挑海溝蝦鬚等河以洩下
河積水建高郵南閘車邏諸滾水壩以資蓄洩工程
次第完畢今歲伏汛黃淮並漲逾月不消水勢大過
三十五年而隄防堡固海口通暢運道深通民獲耕

獲黃童白叟感戴

聖恩歡聲如雷洋溢原野此皆我

皇上神謨

睿慮上與天通燭照於事前符驗於事後用能臻寰宇天
成萬世永賴之鴻休偉績矣恭疏具

奏伏祈

聖鑒施行

陳豫省堤工事宜雍正二年

副總河兵部左侍郎臣嵇曾筠謹

奏為謹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查豫省堤工事宜應損益籌辦各條謹就管見
所及為我

皇上陳之

一豫省修築堤工定例每土一方給銀壹錢二分內除
加一節省外寔給銀一錢零八厘臣恪遵定例批令
管河道照數給發在案但細加採訪平易工程每分

九分六厘可以敷用似應於扣存加一節省之外再扣加一節省留存河庫作正項支銷倘有難做之工及取土甚遠併買土搶險者責令管河道親加察核酌量加增庶帑銀不致虛糜而工程亦免悞累矣一河工錢糧不比州縣黃河泛漲呼吸變遷有昔險今平今平忽險者有突遇危急所用銀兩浮於原估之數者亦有不及題估而急需攬做難緩時刻者事當倉猝勢若救焚不得不多用料物金錢移緩就急竭力搶護以保運道民生若孰執一而不變通則訣管

各官恐有賠累或致臨事畏縮貽誤非小臣愚以為凡一切工程或有昔險今平者據寔扣除或有今平忽險及水勢洶湧搶救銀兩浮於原估者據寔題銷如有緊急險工難緩時刻者一面題估一面通融接應惟在臨時相機修防管河道嚴加詳核毋許冒破庶緊急工程不致坐失機宜矣

一柳枝荻葦為河工第一要料豫省堤園柳枝歲久糜枯更兼連年險工取用採伐殆盡臣查黃河兩岸濱河處所多有新淤灘地儘可植種植柳枝荻葦可否

行令地方逐一清查其未經陞科之灘地或有種荻
一項或有種柳千枝寔能成活濟工者驗寔詳報咨
部官則給予紀錄民則給予頂帶榮身則人皆踴躍
二三年間荻柳蓄盛而歲修購料銀兩可以漸減矣
至現今一切堤估地畝并取土完廢坑塘合無仰請
聖恩俯賜循照定例俟堤工告成之後行令地方官逐細
查丈蠲除錢糧亦留以栽柳種荻則所產愈廣在
朝廷普寬大之恩小民免虛糧之累而物料所出當不減
於正供所入矣

一豫省原額堡夫因臣上年奉差到工往來堤上見其
踪跡寥寥有名無寔且不諳築樁下埽是以議請裁
去循照江南之例添設河兵駐工防護庶為有濟荷
蒙

皇上聖明特諭調撥江南河兵來豫修守隨經河臣齊蘓
勒抽調十河營兵一千名千把總六員赴豫當同臣
等擇其險要之處分派安插訖但歸德府屬考城商
邱虞城三縣不敷分撥要未安兵今值冬季裁去堡
夫則兵夫俱缺乏人防守似應再于南工調兵二百

名分令駐防庶工程大有裨益矣

以上各條臣一得之愚不揣冒昧伏祈

皇上訓示

陳豫省堤工情形雍正三年

副總河兵部左侍郎臣嵇曾筠謹

奏為謹陳豫省堤工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照豫省堤工年久廢弛蒙我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不惜帑金大加修治一切明險之工俱已加幫高深足資捍禦惟外有民堤月堤之處當時原估之員從慎重錢糧起見既有重門可恃暫緩加幫俱未入估即間估修者亦不過每丈加土兩三分畧補殘缺但民堤築自民間卑矮虛鬆非若大堤

之高寬堅寔而月堤亦多年不修單薄頽圯均難足恃查豫省堤工每因民堤成患如本年儀封縣之大寨蘭陽之板廠皆民堤先潰致漫大堤即前年中牟縣之陽橋十里店亦俱因民堤漫開可見暗險之工因有時而失所恃前車可鑒急為綢繆未雨之計也又查加幫大堤原估之時工程綿遠俱未測量地勢之高下而概行估計是以每有間段高低未能一律今秋水漲而地本高者堤亦高水不能漫至低處水平堤頂危險非常隨於堤上加築小堰暫為抵禦亦

非長久之道此皆寔在情形臣往來巡視目擊心做者也臣仰幹

皇上慎重河防至意不敢苟安目前草率從事謹委諳練河員逐細算估臣再行覆勘明確與河撫二臣會核題請興修以期永遠無虞上慰

聖懷伏乞

皇上睿鑒

酌徙隄岸居民 雍正六年

總督江南等處河道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臣齊蘇勒謹

奏為大功告成期保永固事竊照黃運兩河仰蒙

皇上不惜數十萬帑金

特命通盤修理遍將兩岸堤防一舉全成但此項大工縱
橫綿亘數千餘里其保守之道尤不可不預為籌畫
者也查從前提頂之上愚民私蓋房屋櫛比而居竟
有民舍坐臨險工之上者不惟搶護之候有碍捲掃

之地不能拆毀每至周章而且久住房內或鼠穴叢
生或人畜踐踏其中不能免孔隙穿漏之虞更為可
慮臣於上年遵

旨通盤修理卑矮各工俱以增高一丈有度而淮安府寶
應縣之城門外其居民佔住之堤頂更屬卑窪若不
急令拆房讓地取平加高是因堤上之草房數楹而
故留一大缺口矣彼時臣按照房數給以重價令其
星速拆讓隨即晝夜買土償築一律加高詎意工甫
就而大水至所長之水較比舊日堤頂高出四尺有

餘此時遷移之民方知從前居堤上者必無生理而
臨湖居民見此利害漸有自行避險遷移者今沿河
堤工凡係險要處所已經折讓加幫惟是遙月尋堤
與運河緯道道里綿長鄉民佔住日久一旦盡令遠
遷恐致失所臣之愚見嗣後堤頂民房如有遇傾圮
之時一概禁止重修令其移蓋於堤傍高隙之處逐
漸遷移數年之內即可以除傷堤之患而河工搶護
亦不至礙手民社河防兩皆有裨矣再查佔住堤上
房屋內有輪納房租者自徐邳至江口每歲徵銀不